

文 學 新 刊

綠 的 北 國

范 泉



上 海 永 祥 印 書 館 刊 行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綠的北國

散文集

范泉

獻 給

在我底生命裏

寫下了第一個字的

山佳兄

目次

I

秋雪……………(一)

三個蒙古人……………(三)

綠的北國……………(九)

風沙……………(一五)

II

掙扎……………(二四)

憤怒的火炎……………(二七)

給……………(三九)

拾荒者……………(三四)

III

原野・火……………(四)

篝火……………(五)

IV

星花……………(六二)

春雷……………(六三)

朝霧……………(六五)

黎明……………(六六)

V

母親……………(七〇)

故土鴻雁……………(七一)

胡不歸 (七三)

VI

翦鬣 (七四)

VII

虎 (八〇)

熊 (八三)

貓 (八七)

魚 (九二)

VIII

春 (九六)

江水 (九九)

橋 (一〇一)

IX

輕煙……………(104)

憶……………(107)

夢和現實……………(111)

初戀……………(113)

X

蒙古草原……………(114)

秋 雪

北海的秋是溫暖的。太陽從乳白的雲隙裏掉下來，一直投落在碧色的水面上。當海波像蔚藍的絨毯微縐起來時，一片銀亮的折光刺射到遊客們的眼裏。誰說這是凜寒的北國呢？

我於是帶着溫暖的心，在一個深秋的下午，來到塞北的張家口。蜿蜒的火車像一條原始時代的爬蟲，它勁地奔突，它跨越了八達嶺，穿過了居庸關，最後在張家口的風沙裏歇息下來了。這是深秋，是一個深秋的下午，然而在張家口，沙漠的風挾着漫天的泥沙，一陣又一陣地撞撲着，襲擊着。而終於，在傍晚的時候，一粒粒晶瑩的雪珠無情地掉落下來了。

雪珠的雨遮盖了塞北的天際，掩埋了賜兒山的雄姿，更寒冷了南國旅人的溫暖的



心。於是我意外地驚奇，無可奈何地走到那懸掛着毛皮氈毯的皮店裏，身上的衣服顯然是太單薄了。一個南方人的心，怎會理解漫漫乾坤的塞北的風情呢？……

現在，又是深秋，然而張家口的秋雪是不是已經掉下來了呢？我恨不能攀抓住明月的牙角，乘着風雨的流，跳過黃河，吹開長城的關隘，大踏步地走到這八年前的舊友面前，拍着他的肩膀，問一聲：「別來無恙否？」

三個蒙古人

一想到北國，我便會追念到那三個永遠活在我記憶裏的蒙古人。第一個蒙古人是北平的一家電影院裏遇到的。他有偉梧的體魄，長方形的臉，一口流利的北平話。從他的衣着和相貌上，一望而知便是一個典型的蒙古人。那一天，因為我買票的時候丟失了一張鈔票，他爲我拾起，而且恭恭敬敬地遞給了我。我非常地感激，便和他有談有說地閒話起來。進了戲院，我們坐在一起，他買來了一包花生，一把一把地給我喫，一面他回答了我的問話。他說他的家在清末的時候早已搬到了北平，後來也曾回去過兩次，但是每次來回，得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而且還用了各式各種的交通工具。他說他到北平來是爲了做官，北伐以後，他也參加了革命軍的聯絡工作，但是到蒙古去的交通設備是太壞了，因此蒙古人的感情和漢人的感情很不容易融洽。他談話的時候很有頓挫，每一個音節

都是非常地清晰。一直到看完了電影，他始終非常健談地喃喃着。最後，我們是分別了，在這一刻，他也伸出了他的粗壯的手，和我握手。

「回見！」

「回見！」

我們都這麼說。

然而我們都忘記了詢問對方的住址。

從此以後，我便不能和他再有一次見面的機會了。

第二個蒙古人，是在我從北平到張家口去的火車裏遇見的。車到長城的關隘，剛巧是一個站頭，於是南方人的我便好奇地跳下了火車，想去看看那些歷史的古蹟。在火車站上踟躕了一會以後，一串響亮的清脆的聲音突然從車廂的窗洞裏跳出來——

「火車快開嘞，快回來吧！」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坐在我旁邊的那個蒙古人正驚慌地呼喊着我。我依從了他的

話，回到車廂來，當我的脚才踏上鐵板的時候，火車的確在移動了。

我非常感激地向他道謝。

然而我們談了不多的話。他似乎很歡喜沉默。從他所帶的衣包物件和裝束上，我知道他是屬於販賣商一類的人。坐在他旁邊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子，北國的風沙把她們的臉面磨鍊成一種古銅的顏色，而且佈滿了皺紋，她們的頭髮和衣服上盡是些泥灰，然而她們很自在的坐着，不時和那男子攀搭了幾句。因此我知道這是那蒙古人的家屬。

近中午的時候，車裏的人們都拿出了自己的乾糧，或者沿站買了些雞蛋餅乾之類。我拿出了從北平帶來的麵包，用手摘着，一塊塊地塞到嘴裏去咀嚼。然而這時候，我發見了那蒙古人却拿出了一隻隻又青又硬的柿子，遞給他的妻和他的女兒喫。「這些柿子可以當點心麼？」我的心裏有些不忍的感觸，於是我從提包裏取出了一大塊麵包，送到他們的面前：

「你們喫些麵包吧。」我說。

「不，甯客氣！」他很迅速地把麵包還給了我。

接着，他們大口大口地咬着柿子，而且連續地喫第二隻，第三隻，看他們的樣子，好像這樣的點心並不是難於下嚥。

車近張家口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他們又拿出了青硬的柿子使勁地啃着。這時候，我有些不敢再把麵包遞給他們，因為他們是具有崇高的自尊心的。

這樣一直到下車。我還看見在他的包袱裏滿是青硬的柿子。我有些難於出口似地問：

「這些柿子——是……」

「不瞞您先生，」他把柿子的包袱背在背上，「這是我們的食糧挺廉價的。」

然後，人底潮從車站湧出來，把我們軋散了。

從此以後，我也不能再見這位把柿子當飯喫的蒙古人了。

第三個蒙古人是在張家口遇到的。那天天上飄着雪珠，人們突然從暖和的氣候裏跌入凜寒的冰窖，便都顫抖着，咀咒着這天時的劇變。那天傍晚，我從居住的地方，冒着雪珠和雪片，走到一條大街上去，想在那裏購買一些禦寒的衣服。正在這時候，一個穿了厚底靴鞋的蒙古人，啼哭着迎面走來。他的身上的衣服非常單薄，而且破舊。他渾身顫抖着，嘴巴哆嗦着。他顯然不能支持於凜寒的襲擊了。然而在他的手裏，却提着一大包皮毛，白色的纖毛從布袂的隙縫裏鑽出來，令人看了有溫暖的感覺。「爲什麼不把皮毛披在自已的身上呢？」我有些驚異，隨後我默默地跟着他走。

他一面走着一面支吾着，我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

最後，他在一家皮毛店的跟前站住了。

「我的……我的……」他哆嗦着說不成聲。

「你要賣皮毛嗎？」皮毛店裏的夥計這樣問。

他點了點頭，把他的皮毛非常憐惜地提給夥計，接着又吞吞吐吐地說：

「我的……我的駱駝死了！」

說着，在戰慄得痙攣着的他的臉面上，掛下了兩行慘然的熱淚。

這時候，悲哀闖進了我的心胸，我不忍觀看，便返身走了開去。

而從此以後，便再也不能看見這位哀泣的蒙古人了。

綠的北國

那姑娘長着圓圓的臉，說話時帶有甜蜜的笑渦，要是她臉色潔淨，穿上旗袍，那準會相信她是一個都市的姑娘吧？

北國的風沙在她的手上和臉上描繪了動人的圖畫，她的皮肉粗勁而黧黑，然而那紫紅色的健美的嘴唇，像將近六月邊的石榴花瓣，那麼鮮豔地，在微風裏好像顫抖似的飄蕩着。而也許是由於綠色的憧憬吧，就從這樣的兩片鮮豔的花瓣裏，她常常傾吐出一——像溪水的洪流一般地，唱出了蒙古草原的美麗的歌。

每天，只要在放晴了以後，那姑娘便從一個褐色的蒙古包裏鑽出來，騎上那匹高岸的駱駝，迎着晨風，冒着沙漠的塵埃，來到一個綠色的草原地帶去接替他的父親。她的父親看守着一羣山羊，眷養了兩條獵犬，用一枝蒙古的簫吹着，使喚着那些像蝌蚪一樣零

亂的羊羣。而那姑娘，也會用靈熟的技巧吹起那枝簫，像一個神話裏的牧羊女似的，從駱駝跳下，騎在一匹滑背的馬上，馳騁着，用她銳敏而美麗的眼睛瞭望着這白色的羊羣的波，以及那草原，那遙遠的黃沙萬里的無盡處……

她於是用嘹亮的歌喉呼喊了——

羊兒多 羊兒多

跨上馬背乘駱駝……

羊兒好 羊兒好

眼見情郎心兒跳……

原野裏一片綠，然而環抱在草原外面的，却是無垠廣漠的萬里荒沙。有誰還能想到，在蒙古的荒野裏，會有這樣美麗的綠的北國呢？一條靜靜躺着的內河，灌滿了碧色的水，嫩綠的蘚苔和墨綠的草，像接連了碧海的綠色波浪，展開了無限燦爛的纏綿的情思。於是生活在這樣環境裏的青年男女們，便從乾枯的黃沙的桎梏裏，用不可遏止的怒濤般

的情慾，培植起了可愛的生命之花了。

是的，那幾乎是永遠，在草原的天空裏，永遠飄浮着簫的音樂和戀情的歌聲。

於是一個年青的牧童，像一隻知候鳥似的，應着歌聲，坐在一匹棕色的牡馬上疾馳而來了。他的手裏擎着一枝槍，他快樂地向天空做了一個記號：

——彭！

這是他的歌聲。那姑娘聽見了這樣堅毅的歌聲，她的心兒便開始靦腆地跳了。她害怕那地平線上的黑點漸漸地移近，但她又渴望着這年青的孩子和她在一起嬉戲。她於是吹起那溫雅的簫了。

簫聲唱出了她底願望。

不一刻，那棕色的馬直奔到羊羣的旁邊，兩條獵犬立刻迎上去，好像懂得人事的曲折，馳去歡迎那遠方的來客。

——彭！

他又是一槍。這是他歡樂的呼喊。

然而被這樣銳利的槍聲所驚駭，那些肥碩的山羊開始奔逃了，它們像瘋狂似的捲起了一陣白色的潮。

——哈哈哈哈！

——哈哈！

他們毫不畏懼地相對地笑。

隨後，那牧童很敏捷地將馬勒住，打了個旋，把手裏的槍用力一拋：

「拿去玩吧。」

那姑娘把馬搶前了一步，很靈巧地用手接住了槍。她那黧黑的臉面泛起了兩朵紅暈。

「你吹吧！」她說。

說着，她把手裏的簫丟了過去。

牧童接住了簫，把兩腿一挾，這棕色的牡馬便立刻向前奔突了。他直向羊羣的怒潮流動的方向馳去。隨後他用靈活的調子吹起簫來了。

簫聲那麼悠揚地飄在空中裏。

紛亂狂奔着的羊羣漸漸地安靜下來了。

於是這年青的牧童帶着那二條狂奔的獵犬匆匆地趕回來。他那麼歡樂地跳下了馬。

「下來吧！」

他用手把那玩弄着槍的姑娘從馬上抱下來，他們在長長的綠草叢裏坐着，談着，無拘束地嬉戲着。

兩條獵犬在外面巡視。

一會。

漫長的綠草倒下來了，那是因爲有人躺臥而倒下來……

一片輕盈的笑。但接着就是快樂的陶醉，無聲無息地。

嫩綠的草搖擺着，舞蹈着，肥碩的羊已忘去了一切的煩惱，用快樂的腳步躑躅着，啃着地上的綠草，嘴裏播送出柔和的音樂。

綠的北國在天空中舞蹈了。原野像一隻輕軟的搖床，柔和而溫暖的。

這是綠草的春夢。

這是北國的春。

風沙

風吹着，然而這是多麼乾燥的風呵。

風吹在枯焦的大地上，大地便拋出乾燥的泥沙。像戰地的硝煙一般，泥沙從地上捲起一團又一團，把整個的大地籠罩着了。

野樹伸出沒有皮葉的枝椏，黃黃的，那麼單調而孤零地矗立着。從黃色的泥沙裏看去，那簡直像是一支悲哀的插曲，無依無據地，滴不出半點辛酸的眼淚，低曲了頭，哀訴着，顛顛地搖曳着它的身軀。灼熱的風從它的枝椏邊閃過，那麼急促地，嘯出了尖銳但又粗俗的嘯聲。

一輛驢車正在一條彎曲的沙路上行走。驢車的篷已經被這強勁的風撕破了，從那撕破的布洞裏，可以看見那篷兜裏面的兩個孩子，孩子們啼哭着，嚷着要水喝。那嘶啞的

聲音在瘋狂的風沙裏顯得多麼的微小啊！只要一聽到那聲音，你就覺得這是充滿了失望與無援的呼聲。他們的父母，在驢車的外面，擁着，推着，幫助那驢子把驢車帶到遙遠的不可知的地方去。那父親是一個年事很輕，然而却是老態滿臉的人。他用一條破敗的帶子，把長長的頭髮束起來。他的手上的筋像繩索一般地凸出，他有些不能自制地蹣跚着，淌着汗，咬緊了牙關，用肩甲和左臂當住驢車的後尾板，一步也不輕鬆地向前蹣跚，——那脚步，在急喘的風裏是歪歪斜斜的。

孩子的母親好像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然而風霜雨雪印在她皮肉上的紀錄，却沒有一個人曾經是注視了一下，估量了一下的，——即使是那個在生活的踐踏下喘着氣的丈夫，也從不曾有這樣的閒暇，替他的妻屈指數算一下生活的日子。而這位拖着蓬亂的髮結，用不愉快的脚一步又一步跟着丈夫走去的妻子，却真的從不曾有半句怨言，祇是默默地，默默地，用兩隻手扶住驢車的腰部，向前推擁，一步又一步。

乾燥的風迎面吹來，挾着泥沙，打在他們的身上，臉上，使他們的皮肉感到枯乾的腫

然而他們忍受着，正好像生活就是酸辛的忍受。他們的頭髮上，眉毛裏，以及那破碎陳腐的布衣上，都蓋滿了黃色的泥沙。一陣陣的狂風把舊的泥沙帶走，立刻又送來了新的泥沙。他們急促地喘着氣，連嘴巴也不敢張開，因為乾燥的泥沙正在風的懷抱裏癡狂一般地舞蹈着啊。

車輪在枯乾的原野上滾動，在三寸厚的泥灰層裏留下了深深的車轍，當他們的腳不能自主地從泥沙潭裏拔出，踏到另一處泥沙上的時候，輕浮的泥沙層立刻凹陷了，給踐踏成一個個深遠的足印。

「噫——」

也在無意間，他們偶爾吐出這樣一聲單調的呼喊。

生命是太妙小了，他們的呼聲自然更妙小，得不到一個人的同情，甚至誰也不會知道他們會有這樣的歎息。

乾燥的風吹着，挾着泥沙。

他們迎着風，在風的逆流裏掙扎着，和那匹瘦小的驢子一同地。那驢子，披了一身塵埃，在無邊際的黃沙的曠野裏蹣跚着，狠命地掙扎着往前走，走，它沒有一絲希望，甚至還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它的瘦削的肋骨，尖突的髻骨，都高高地聳起。它顯然是不堪沉重的負擔了。它的脚步漸漸地變得緩慢，頭不住地上下擺動着。而比一切都難受，它是那麼乾渴地，常常用舌頭舐着它的嘴唇，而且最後，似乎感到連舌頭也都僵硬了。於是它不自然地叫着，聲嘶力竭地——

「啞嘿啞嘿啞嘿！」

乾燥的風，不住地向它頭上和身上撲來，沒有一刻的喘息。它忍受——然而它是不能再忍受了。它的步伐漸漸地變得零亂和緩慢。它急喘着氣，它的嘴巴也不能閉合了，沙塵不斷地往它嘴巴裏溜，一陣又一陣，它麻木地本能地走着，走着，歪歪斜斜地，終於不能控制自己的身軀，最後——

「咕——」

它屏息着的，鬆弛了。

它倒下來了。

驢車傾側着。孩子們啼哭着——沒有眼淚地啼哭着。驢子的脚在沙地上不住地扭動，然而不一會，也就靜止下來了。這一對夫婦立刻圍繞到驢子的旁邊，那女的還不斷地哭泣，用手搖着驢子的屍體，像一個女兒搖着她母親的屍體一樣。最後她嚎啕地痛哭起來。然而那冒着白沫的驢子的嘴，再也不會張開來了。那男的正注視着驢子的嘴，以及那紅紅的驢子的眼睛。他用手稍稍擦着額角上的汗：

「完了！」

他說，那麼簡單地。

他哭喪着臉。

然而他流不出眼淚。耳聽到車篷裏孩子的哭聲，他的心立刻就像刀割一般地隱痛。

他看了看縛在車肚下的水桶，水桶裏滿是沙塵，再也找不到半滴水。

「唉——」

他歎了口氣。

抬頭眺望沙塵的起處，只見遠遠的地方有一座泥屋，那旁邊還隱隱可以看到一個圓形的東西，好像是蒙古包的圓頂。

「在那邊，該有一點兒水吧？」

他很欣喜地付度着。

於是他解開了驢索，把驢子丟在一旁，使喚了他的妻，幫助他，一同地把驢車用自己的氣力去推動，迎着風沙，一步又一步。

他帶着希望，用盡了全身的力量，忍住悲哀，往前走。

然而一天。

又一天。

疲憊和乾渴交迫着他——和他的妻兒們。孩子的哭聲沙啞得再也聽不清了，終於在這天的晚上，兩個孩子都喘出了最後一口氣。

孩子的母親再度地嚎哭着。那聲音也是沙啞得好像是斷線的琴弦。

把孩子們用顫抖的手埋在沙堆裏以後，他們又迎着風沙往前走，用他們所有的氣力推動着這驢車——這寄托着他們生命的唯一的家。

風沙刮着，從白天一直到夜晚。

風沙刮着，又從夜晚再到了白天。

憧憬永遠是憧憬，是在遙遠的地方，那地方，看來，憑他們的力量是再也不會走到了。於是他們從希望跌入了失望的深淵。那是多麼慘絕的打擊呵——重重地打在他們的頭上。

然後他們再也不能支持自己，在驢車的旁邊倒下來了，就像一頭笨重的牲口一樣，他們默默地倒下來，不說半句臨別的話語。

但他們還懂得掙扎。那男的用手臂在沙地上撑起，慢慢的，慢慢的移近了那女的。然後他張了張嘴巴，表示他向那女的告別的意思。而那女的，睜大了眼，疲勞得不能動彈的手腳，祇是牽動了一下。

她死了，然而她沒有閉合她的眼睛。

他眼見她已經死去，便用盡他最後的氣力，用手抓起沙粒，一把把地蓋在她的身上。他用沙的葬禮去埋葬她勤苦的妻。

他第一次想起了妻子在平日對於他的情愛，——那是一個在辛苦和悲痛的折磨裏從不曾說過半句怨言的賢淑的女人……

想到這裏，他的鼻子覺得一陣酸痛，然而他沒有眼淚，他不能哭。

又是一陣狂暴的乾燥的風沙。

乾渴和風沙又使他昏眩過去了。

他張大了乾渴的嘴。

他用手指在沙地上抓動，沙地上便刻劃出一條條可怕的指痕來……

他死了，終於不願意死地死了。

沙地上留下了無數的指痕。

風沙又刮了三天。

在第三天的晚上，一輪皓月投下了銀白的淒清的光。而在他們死去的地方，好像一個紀念碑似的，已經是給風沙刮成了一座巍然壯觀的龐大的沙丘了。那月亮的淒清的光便投射在那上面，好像一隻弔唁的輓燈，它要從慘白的光裏說出一個扣人心弦的悲慘的故事……

掙扎

這是阿七，是我少年時代的遊伴，然而會幾何時，阿七的額角上已經滿佈着皺紋了。那久經風霜斬割的手，滿是斑駁的疤痕。當笨重的指頭把火柴點燃旱烟筒的時候，它不自然地顫抖着，搖擺着，好像正在喃喃地訴說：「我已經是從過度的勞動裏疲乏下來了。」

是的，阿七，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從十五歲起，他已經替代了死去的爸爸，在田頭從事辛勞的耕耘。春天，他到田裏去插秧，背脊像折斷一般地痠痛，然而在母親的面前，他不说半句的苦話。當炎夏的太陽像野火一般燒炙着的時候，他勇敢地滴着連串的汗珠，車着水。腳不斷地擺動着。疲勞像一個密密麻麻的珠網，把他兜頭地套住，然而他懂得什麼是掙扎，什麼是希望，甚至他脫下了身上的短褲，他還是不斷地車着水，嘴裏吮嗜着一些聽不懂的山歌。

是的，這是阿七的希望：他渴想着秋收時的白米。那圓潤而柔軟的米飯，該是他們全家生命的根源呵！

希望像一盞明幌的燈籠，在他的面前閃爍着，誘惑着，讓他耗費了全身的氣力，滴盡了汗珠，哼乾了唾沫。這是阿七，他繼續掙扎着，哼着，不斷地車着水。他在任何人的面前，沒有透露出半句的苦話，辛勞的苦話。

然而這樣的阿七終於在疲憊裏倒下來了。

他病得很兇。這不是爲了勞力的枯竭，在他的表情裏，他的勞力是永遠不會枯竭的。這也不是爲了晴雨的失調，他的倔強的勞力是可以克服天時的變化的。「可是，」阿七有些不能自信地說。「我秋天收來的白米，繳了租，完了稅，却祇換得一些叫人難下肚的紅糧」

阿七的希望都成泡影。阿七在每年堆積起來的泡影裏倒下來了。

阿七的死是在一個冬天。那時他祇二十一歲，他有結實的胳膊，然而他的粗糙而帶

有裂痕的手，在臨死的時候却使勁地顫抖着，提起來，壓在他母親的手上，一面却倔強地說：

「那旱烟筒……媽……替我點——點起來吧……」

憤怒的火焰

到處是牆壁，污穢的牆壁。早上睜開了眼，灰色的壁和灰色的天花板圍住了我，使我從夢魘裏重又踏入現實的囚籠。於是我打了個寒噤，推開了被褥，我充滿力量地直立起來，可是從窗子的空隙裏，我又看到了可怕的牆壁，那斑駁的，久經風霜摧殘的污泥的牆壁。

早上，我下意識地走到臨近的一方空地上，在那裏我蹣跚着，我想大聲地呼喊，我要把我的視線拋到遙遙的遠方，然而那——那不是一家工廠的牆壁麼，壁上塗抹着烟煤，而且還繪了奇形怪狀的文字，在另一端，一個龐大的堆棧的牆矗立着，好像一個巨人扯起一張灰色的帆，把天際的蔚藍遮蓋去了半壁，讓嫩綠的雲霞也祇成爲殘缺的一片了。我攜帶着殘缺的心走進了我的辦公室。那是一間低矮，侷促，黑暗，四面用淡黃的板

壁圍繞起來的攔樓。即使在白天，太陽的足跡也不會來光顧。而從那樓梯上，還時常捲來了一陣陣的炊烟。然而職業需要我默默地坐着，從清晨一直到傍晚。在傍晚，回到了家裏，我於是又被可怕的灰色的牆壁困着了。

牆壁像千斤萬兩的枷鎖，它扼住了我的視線，更困了我的心。像一個多年苦役的囚犯，我背負了牆壁的重荷，煎熬着，躑躅着，消瘦我全身的肉，折磨了我寶貴的生命……

我想：好吧，有一天，總會有一天，讓不可遏止的憤怒的火炎燒焚吧，它雖然會炸裂我底心，但也會燒滅那噬人的野獸，那污穢的牆壁，那枷鎖，那狹底籠！

二月十九日，我讀到了一個生活上遭受到創傷，情感上開始了氾濫的貧窮女學生，爲了她全家五口的生之掙扎的呼援的信。這裏面充滿了血淚的言語，洋溢着悲慘的故事。她說出了這個社會的渣滓是曾經在怎樣的波濤裏浮沉，更道破了這社會的生活之謎是一種怎樣可悲而又是怎樣可怕的情景。我們因悲慘的故事而感動了，我們因一旦看到了生活的陰暗的一面而開始了震駭，然而我們却熱愛着這樣的坦白，親切的真情的流露。我們熱愛着這樣的真切。我們被這樣的真切所感動。

真切永遠是文學的生命。原始人類能夠在勞動的過程裏產生了美麗的歌謠，正是因爲由於它的真切——它從實生活裏產生，更吐露了實生活的真切。許多動人的故事和不朽的詩篇都是曾經在真切的搖籃裏成長的——它們通過了詩人和學者的文學

的處理，然而沒有也不能遺漏的却是真切。真切的確是寶貴的。而最最理解真切和被真切感動的人，恐怕一定是曾經或正在真切裏生活過來的人吧？

平民是永遠不會理解生活在宮廷裏的帝王的生活的，因為他首先沒有嘗味過這樣的生活。一個腰纏萬千的富翁是永遠不會想像到斷糧絕飲時的心情的，因為首先他不會需要這樣的想法。因此，我說能夠真正地理解窮人和同情窮人的，却唯有生活在困境裏的窮人！

戰爭的烟火曾經帶來了多少人的悲泣，又帶去了多少人的汗血，然而躲避在戰爭的烟火背後的，却又是多少人的淫笑，多少人的佚樂。一位在戰後兩年拖欠了人家八萬塊錢的遊民，在戰爭以後的第六個年頭，居然依賴了他的「靠山」，仗着他無賴的作風和魄力，變成一個擁有一百萬資產和妻妾五人的富翁了。曾經是做過洋行的買辦，而戰後又經營起鋼鐵買賣的一個姓陳的貿易商，最近，爲了他父親的七十壽慶，便以三百萬元的酒席費宴請了他的高親貴戚們，他曾經以四百萬元購置了一座中西合式的洋房，

然而却引不起他的第二位夫人的歡喜，於是最近，在巨額達路古拔路口又從新以八百萬元的代價購買了一座精緻的房屋，在這所房屋裏爲了安置他的兩位夫人，以一百二十八萬元的巨款，新添了兩房高貴的妝奩。這些數字誰也不會相信是真實的，但不幸的是，這確是鐵一般的事實，是產生於我們的社會，而且存在於我們的世界的。至於在戰爭第七年的今天，富家子弟們還抽着每枝價值一百五十元以上的英國享牌的雪茄，喝着比窮人的血液和文人的腦汁還昂貴的威士忌和白蘭地，在剝削階層的社會裏那幾乎是司空見慣的尋常事件了。一切的享受似乎專等待着富人們的需要。代用品專家們的發明，也好像是爲了富有者的方便的。這些「時代」的富有者，木炭汽車挾着他們風馳電掣似地奔跑，節約電爐又保衛着他們抵禦了凜寒的侵襲。正當他們逍遙在汽車的飛躍裏的時候，馬路兩旁的飢饉者却臥臥着，呼喚出求乞的絕叫；正當他們圍坐在盛筵的酒肉旁邊的時候，在外面，僅差了一牆之隔的地方，多少餓餓却已經不堪飢腸的煎逼和凜寒的斬割而不得不墮入死亡的深淵。所以一面是雲層裏的歡欣，一面是地窖裏的殘

喘，這樣的生活與生活之間，還有什麼理解和同情的餘地呢？

而像那貧窮女學生一般的生活，以及像她那樣的生之掙扎的呼援的絕叫，自然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因為生活在地窖裏的人們是多半不善辭令，不通文字，更不懂得呼援的藝術的。這里面充滿了疾病，貧困和死亡。他們都是默默地死去，無聲無息地死去。多少潦倒的有爲者，局處在偏僻的一隅，在垃圾堆的旁邊，用微弱的呻吟來結束了他渣滓似生命。多少純潔的年青人，曾經聲嘶力竭地吶喊，曾經洋溢着求生的氣息，爲生之掙扎而交出了最後的一分氣力，然而他們的死是死在飢寒交迫之中，社會沒有顧惜他，他們呼援的聲音是不會遮斷雲層裏的歡欣的。

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

對於這樣的社會我們不能有一絲僥倖的想念。如果嚙人的野獸今天會消滅他們的生命，那麼明天就會消滅人們的生命。它們——這些兇狠的劊子手，是殘酷的不成文法的創造者，是社會罪孽的製造家。對於這些以窮人的血來養肥自己的妖魔，我們惟有

磨利我們的牙齒，加強我們的嗅覺，用敵人的獵獲方法去獵獲敵人，用敵人的嚙人方法去咀嚼敵人的肥肉。

如果這位貧苦女學生不會用真切的筆，用書簡文學的藝術手法，在絕望裏呼喚出最後的絕叫的話，那女學生的全家五口恐怕都已經無聲無息地滅亡了吧？無聲無息地滅亡，是永遠不會使社會掀起波瀾，更永遠不會使貧窮的人獲得貧窮的人的同情，因為無聲的死，是連同病者也不自知悲戚的死。

諷罕默德的劍是鋒利的，但如果沒有「有力的手腕」去執握它，如果沒有可闡經的思維上的戰鬥去幫助它，那鋒利是永遠不會顯現出來的。

我們要爭取鋒利，加強戰鬥！我們要用敵人消滅我們的方法去消滅敵人！

然而我們的戰鬥是要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的！

拾荒者

這是一個奇蹟的發現：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我遇到了七年前的一個親密的朋友。朋友的性格別緻得很——他愛酒，然而在飲酒的時候却無需半碟子菜肴；他愛靜穆，可是偏偏住在嘈雜的小弄裏；他愛哼歌曲，可是憎恨那些花花綠綠的仕女們的歌喉；他懂得人工的美，可是他自己又偏偏剃了發光的和尚頭；他重視友誼，可是絕對不願意朋友們在金錢或權勢的便利上幫助了他。

我和他的認識，那還是在十年以前。

由於朋友的介紹，我們同住了一個房間裏，而且還合編了一個純文藝的刊物。他有壯健的體格，他能夠無休止地寫作，他的小說發表在當時的各種刊物上，獲得了不少的好評。但是他只默默地工作，雖然有幾位編者寫信來要他去面談，願意改善他貧困的生

活，然而他是決不願意自己去拋頭露面的，他說：在自己沒有滿意於自己作品的時候，在自己還拿不出合適的成績的時候，靦腆地在大作家們和編輯先生們的面前顯醜，那是不應該的。他說他應當加倍地努力，他應該多多地創造自己所希望獲得的東西。

他默默地工作着。

十年來他一貫地這樣工作着，時間不能折磨了他，貧困更不能阻撓了他。他說：「文學是需要閑暇的，但忍受貧困就可以產生閑暇！」

這一天，在僻靜的馬路上遇見他的時候，那光光的和尚頭，那談話時的充容的微笑，那天真的語調，還是跟以前的完全一樣，所不同的，是在他手裏握着的東西，是穿在他身上和握在手裏的東西。

一句話：他已經是一個拾荒者了！

他的左手提了一隻垃圾簍子，右手握着一個鐵夾子。他的衣服襤褸而且骯髒，他的腳上沒有襪子，穿了一隻破爛的網球鞋。污泥和煤灰塗抹在他的腳上，衣服上和臉上，一

件不稱身的上衣的袖口撕毀了飄掛在他的肘角。

但他還是充容地微笑，絲毫沒有侷促的不安。

我和他親熱地握了手，在靜僻的清晨的馬路上湧開了步子，暢談我們闊別以後的生活。他說，這幾年來的上海，真是驚濤駭浪的時期，在上海，他看見了時代的輪子怎樣地轉，他看見了人們的良心的纖維，而且他獲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他還懂得應當怎樣地用他的筆，把這些寶貴的經驗紀錄下來。幾年來，他的生活的方式改變了好幾次，他已喝不到心愛的酒，他已失却了友誼的護愛，然而他相信：忍受貧困而刻苦奮鬥，可以補救一切最大的缺陷，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嚴肅的生活。終於，他的生活並沒有吞吃了他的充容的微笑，他的生活並沒有遮掩了他的嘹亮的歌聲。

幾年來，他依舊默默地工作着。

我和他一同走進了二條嘈雜的小街，在一間狹隘而破陋的閣樓上看到了他工作的成績：兩部三十萬字的小說，和已經寫了六萬字的第三部小說。

「可是你的生活沒有問題麼？」我翻閱着他的未發表的驚人的成績，同時又過虛地聯想到了他一家的生活。

「沒有問題，」他充容地微笑着，用右手撫摩着他的八歲的孩子的前髮。「先前，我在一家公司裏工作，可是那些投機商人的臉實在太難看了，所以最近我改營了拾垃圾的生意。」接着他更提高了嗓子，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似地說：「現在白報紙這樣貴，每天單拾破爛的紙張，那麼，每斤四元錢，每天可以拾到二十來塊錢，二十來塊錢還不夠一家的生活麼？」他自在大地大笑了起來。

他們一家三口，夫人除了料理家務以外，也幫着他去拾荒，但那八歲的孩子，却在學校裏唸書。

「有時候，他也幫你去工作麼？」我指着那八歲的孩子問。

「不，」他嚴正地回答。「孩子需要教育，我不願他去糟蹋了寶貴的時間。」停停，他又帶着微笑說：「就是我也何嘗忘記學習呢！」

欄樓上很黑暗，如果寫字看書的話，也需要擦亮電燈。但是從那瓦片隙縫間的天窗裏，却漏下了一塊長方形的陽光，陽光正照射在朋友的書架上。

我細細地檢點書架上的書。雖然這些書籍都從舊書攤上搜購了來的，但是它們都是嚴肅地直立着，好像入汗不染的荷花，更從書脊的字眼上說出了主人的嗜好。這裏以長篇小說爲最多，此外有哲學，歷史，社會學之類的書，但也有生物學和化學的讀本。

「有這樣多的時間看書麼？」我有些吃驚地，在無意間吐出了這樣的訊問。

「總之，是自由。自由可以借給我不少的時間。我可以自由地支配我的時間——我愛自由，自由地生活才有趣味，才有意義！」

接着他敘述他的生活的方式。

「忍受貧困就可以產生閑暇，而文學，就需要着閑暇！」

他充容地微笑着，結束了一個奇蹟似的敘述。

在他的笑聲裏我又發現了可憐的自己——我的職業剝奪了我整個的時間，使我

在清高裏得不到自由，吸不到自由的空氣，從來沒有一次滿意的生活的微笑。我要閱讀心愛的書，可是沒有適當的時間，我要紀錄熟悉的故事，然而缺乏足夠的時間。職業的籠子緊緊地困了我：一個願意獻身於文藝的人偏偏在商務的投機裏忙碌地幹着幫兇的工作，該是多麼的不合理呵！

像我這樣的生活如果再繼續了五年，那我想，我和朋友之間固然將隔了一條永遠不會接近的鴻溝，而我自己的純潔的理想，也從此會被永遠毀滅了的。

我不願意眼見那些唯錢的投機商人的臉面！

我憎惡我的生活！

「如果我也做了一個拾荒者……」

我想着。

但突然，我像發現了一個奇蹟似地跳起來了，我哈哈地大笑着，從一隻矮凳上站立了起來，緊緊地抱住了朋友的腰部，嘴裏哼起了一些聽不清的久久遺忘了的歌曲。

山歌：

從這天早上起，我不再走進噬人的狹底籠子，我和朋友的生活打成了一片……
於是常常在靜僻的馬路上，我們拖着破爛的鞋子，手搭着手，唱着我們自己杜撰的

站在籠子外面——我們

用自己底手創造自己底生命

多少的人在黃金的波浪裏浮沉呵

然而我們要把這些人的嘴脣

用我們底筆——當一把劍

挑剔 化驗 披割 蒸晒

原野 火

我愛火。

因此我熱愛着原野。

原野像一面鏡子，像一池平靜的湖水，可是鏡子是那樣的細小，池塘也有着邊兒，唯有原野，它是無邊無際的，我們不能看到它的盡頭。

我曾跋涉了蒙古的沙漠，我也踐踏過江南的草原，那草原和沙漠都是廣泛的一片，可是在這平坦的，無邊無際的廣泛的一片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永遠惹人懷念着的情絲。

那是一個凜寒的傍晚。

當奔跑了一整天的火車，把疲憊的脚步停止下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落了山，車站上

已經點燃起微弱的燈火了，一個北國的友人陪伴着我，我們從微弱的燈火裏走下了車站的石級，踐踏到蒙古的原野裏。

蒙古的原野是一塊無邊際的曠野，沒有草，沒有野花，可是原野的風嗚咽着，衝擊着，原野上捲起了黃沙，像一陣淡淡的迷霧，它籠罩在我們的周圍，它在我們的面前舞蹈，有時候更像萬馬奔騰一般地喧嘩着，不可遏止地打我們的面前趕來，然後又像海潮一般地，從我們的背後滔滔地流去了。因此原野上看不到人影，然而却充滿了風聲的喧嘩，滿地都是黃沙的舞蹈。

我們的脚在冰冷的原野上踐踏，一步一步，迎着尖刻的風沙艱困地走着，風沙帶給了我們可怕的凜寒，於是，在堅硬的原野的黃泥上移動着我們的脚，便漸漸地覺得麻木了起來。而我們的面前，只呈現了潮水一般的淡淡的白色，瞧不見半枝枯萎的樹木，更看不到一個凋零的村集，寂寞啊，原野的無邊際的寂寞啊！

「是這樣無邊際的原野呢！」我打破了我們間的沉寂。

「不，這是內蒙古的沙漠！」朋友用鋼鐵一般的聲調簡捷地回答。

於是沉寂又籠罩住了我們。

朋友是在沙漠裏成長起來的野孩子，他有剛毅的個性，堅實的胸脯，他自幼便習慣了這種沙漠的跋涉，他的一張粗糙而黝黑的臉面，便可以說明他的沙漠生活的經歷了。從遍地山水的南方才到北國來的我，第一次遇到這樣沙漠的旅行，而且又在一個陰森凜寒的晚上，我的情緒自然緊張了起來。我好像走到了一個無底的山谷，我好像掉落到一個潮溼而冰冷的深淵裏，我不斷地打着寒噤，我問：

「這是沙漠的旅行吧？」

「不，」他又用鋼鐵一般的聲音爽朗地回答：「這不過是在蒙古的原野裏，走了一段夜路就是了。」

他的語氣是那樣的平淡，好像這樣的跋涉是普通不過的。

「可是，」我說。「蒙古的原野都是沙漠嗎？」

「是的。」他把臉上的紗布遮蓋住了他的嘴：「蒙古的原野就都是沙漠。」

於是我記起了在地理書裏關於沙漠的記載。我曾經在書本裏讀到非洲的沙漠，阿拉伯的沙漠以及蒙古的沙漠，我曾經遙想過在埃及金字塔的旁邊，也許都是「黃沙千里」的一片沙漠吧？但是可怕的沙漠，決不是在金字塔的旁邊，那應該是在非洲的腹部，在阿拉伯的內陸，當我回想到撒哈拉沙漠的探險隊，因為遇到風暴而葬身沙堆裏的時候，當我回想到一個北方的婆婆，講述蒙古沙漠裏的駱駝隊在一次奇怪的風沙中覆沒了的時候，一陣恐怖襲擊着我：我終於戰慄起來了。

「沙漠是沒有邊際的可怕的地方。」我想。
也因此我這樣地問了：

「難道這樣的黃泥灰就是沙漠了麼？」

「正是呀，」他昂起了頭，哈哈地大笑起來：「這樣的黃泥灰正可以說是沙漠呢！」
說着，他加快了步伐，堅決地走去。

黑暗的天幕籠罩了下來。剛才那湖水一般的白色也沒有了，我們眼見的只是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腳。朋友在我面前很快地走着，一邊說：「不遠了，不遠了。」好像慫恿着我加快的脚步，可是我的腳已經完全地麻木，寒冷使我彎曲了腰，那緊拉住面上的紗布的手，已經紅腫了起來。風沙在無邊際的原野上吶喊着，舞蹈着。

「是沒有完結的旅程呵！」

我無意中這樣嘆息了起來。

黑暗，寒冷，風沙，寂寞，建造成了一個堅固的生硬的城垣，緊緊地圍困住了我，而且像一束韌性的帶子似的，一刻不停地向我緊束着，緊束着，我的血液凝固了起來，甚至使我感覺到了全身的麻木。

突然，一個響亮的聲音提醒了我。

「你沒有看見麼？那遠遠的……」

在黑暗裏我隱約地看見了朋友的手，他指點着遙遠的前方。那裏，有一點微弱的模

糊的光亮。

——那是火。

全世界都是充滿了黑暗，唯有我們的前面，那微弱的一點，是光亮，是灼熱的火光。雖然它是那樣的細小，在風沙之中顯示出無援的迷茫，然而它是火，它是灼熱的一點，正因為它的熱，才發出了可愛的光。我不再低下了頭，頹喪地眼看着我的脚下，我開始抬起了頭，正視着前面，用希望的眼光凝視這一點——這一點可愛的熱，可愛的光。

路是遙遠的，可是我忘記了遙遠。我連續不斷地走着。高低不平地跋涉着。於是，漸漸地，我忘記了腳下的麻木，我忘記了凜寒的風沙。我呆呆地凝視着，那是火，那是天上的星星一般的火！

在寒冷的世界裏火是多麼的可愛呵！在黑暗的世界裏火是多麼的珍貴呵！我記起了夏天的螢火在黝黑的夏夜裏自由地跳躍，閃爍，在廣闊的空間劃出了各種各樣的線條。人們羨慕着這種自由的舞蹈，可是人們更喜愛着在這樣黝暗的夏夜裏，在那月亮和

星星的光所不及的地方，能夠看到了這些閃爍着的舞蹈的火——美麗的螢火！

火，它不但能夠溫暖人們的內心，還使一切的生物感覺到美麗。

我記起了燈蛾是怎樣爲了火的光亮和火的美麗，而忘記了他自己的生命，而把她自己的軀體，撞撲到火焰的心臟裏面去。我記起了希臘神話裏的偉大的取火者。我記起了原始的人類曾經費去了多少的精力，才發現了火而且改良了取火的方法。爲了火，有許多生命犧牲了，但是在犧牲了無數生命以後，跟着而來的，是創造了美麗的火，是產生了美麗的火的世界！

革命，是用火的力量來把舊有的燒滅，再在美麗的火中建立嶄新的世界。

爲了火而失去了生命，那決不是白白的犧牲，因爲在他的坟墓上，未死者正高舉了美麗的火把，照耀着那些徘徊於迷途上的新世界的創造者。

因此，我熱愛着光和熱。我熱愛着美麗的火花。

即使是那麼微細的一點，然而在這一點裏，已經說明了自由的方向，已經暗示了光

亮的處所，已經發射了無窮的熱力，而且最最使我熱愛的，是因爲由於它，使我獲得了新的希望的源泉。

我正視着那微弱的火光。

我加速了脚步走。

漸漸地，在我的眼裏，那火的光亮加強並且擴大了起來。那光線似乎那樣地強烈，遠遠地刺激着我的眼睛，而且漸漸地，使我的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片的光亮，再也沒有黑暗的陰影，整個的原野，整個的沙漠的原野充滿了暖和的光亮，這光亮也趕跑了寒冷的風，寒冷的空氣，使我的全身感受到它的熱力，於是漸漸地，我覺得額上有了蒸氣，我覺得背上溜淌着汗滴，我覺得腳底裏一陣陣發燒，我的血液像潮水一般地流灌着我的全身，我不再是畏縮，我挺起了胸脯，大踏步地和我的朋友並肩地走去了。

這樣，在飢寒和黑暗的交迫裏，我又走了三十里的路程。

我沒有絲毫的倦意。星火的熱力把我帶到了朋友的家裏。

然而，在到朋友家裏的時候，我站住了腿，拭了拭眼睛，遙望那吸引我走了這樣許多路程的星火，却還是離開我們這樣地遙遠。

「這是神奇的火。」我說。

「火麼？」朋友看到我癡呆的神色便不禁哄笑了起來：「哈哈，這不是火，這是天邊的一塊白痕啊！」

於是他說，在沙漠的原野裏，只要有風沙的夜晚，他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白痕。這白痕有時候形成線狀，像一條白色的帶子，有時候便像一堆遠方的篝火。

「可是，」我說，「我愛看這樣的篝火。」

朋友脫下了他的滿是黃沙的帽子，拍着，並且淡淡地說：

「那麼這樣說來，在這沙漠的原野裏走夜路，你是不怨怪我的囉？」

「不，」我的語調那樣地堅韌，「我愛這樣的原野！」

朋友的妻在我們的叩門聲裏出來開門了，她的左手提着一盞套着罩子的油燈。

這時候，我於是真正地看到了火。

篝火

在另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和朋友到了江南的草原。

江南的草原充滿了蓬勃的生氣。原野上蓋滿了花草和樹木，彎曲的小河像線網一般地鑲嵌在原野的泥土裏。在這些小河的旁邊，常常有一團一團的深綠的樹蔭點綴着，而這些深綠的樹蔭，却便是江南的村集。我們攀登上一個低矮的小山，從山上眺望到原野的邊沿，它和遠遠的碧綠的天空接連着，綠色的天空和綠色的原野打成了一片，也分不開這是遠方的青天還是綠色的大地。而在原野的懷抱裏，在夜色朦朧中我們看到了一條條白色的線條一般的路，一堆堆叢鬱的深綠色的樹林，有一大塊荒地上滿是長長的乾草，它和山腳接連着，山坡上也長滿了乾草。我們在這些乾草裏走過，這是闊邊綠色的長莖草，然而秋天的風霜把它們吹打得枯黃了。僅有很少的部分還保留着蒼綠的顏

色。微風吹在這些枯草的頭上，便像成熟了的麥穗，發出悉索悉索的聲音，並且像波浪一般地擺動起來。

北國的朋友驚異了：江南的原野裏，遍地都是這樣叢鬱的草木啊！

他呆呆地站着，又呆呆的走去。

這時候，夜色更濃，從綠蔭的深處有寥落的燈火透露出來，三三兩兩的，好像天上的星星。這完全不同於北國的原野。北國的原野充塞了原野的風，以及被這些強勁的風吹走着的黃沙。在北國的原野裏沒有生人的氣息，是乾燥的單調，是一首失戀的詩。可是江南的草原裏却洋溢着蓬勃的生之力，它好像是一個多情的姑娘，每一個角落充滿了青春的神韻，充滿了生命的詩，雖然是已經凋落的秋天了，然而晚秋之夜的景色，尤其是在江南的草原裏，却還是一幀熱情的畫片。它吸引着青年男女投入它的懷抱，正好像一個情婦低聲呼喚着她情人的名字，——同樣地牽動了人們的情意。

「在沙漠裏，」我說，「你是猜想不到江南會有這樣的夜晚吧？」

「真的，我連做夢也不會見過！」

他依舊用爽朗的聲音回答，聲音是堅定而且有力。

我用驕傲的步伐陪伴着他走着上坡的路，而且進入了一團低矮的樹林。

「江南是綠草的地帶，原野裏的草很長，可是樹木却就低矮了。」我說。

「不單是低矮呢，」朋友把臉面抬了起來。「恐怕長白山脈一帶的人來到了這裏，看見這樣的樹木，以爲這是有意插在草地裏開玩笑的呢！」

我有些慚愧了起來。我沒有回答。

「再說，」朋友很高興地聳了聳肩膀。「這樣的山坡也不能算是山坡啊。這不過是

——
我不等他說完，想出了我自己的話。

「草原地帶也許都是這樣的。」

而且，接着，我又驕矜地說：

「可愛的是這裏的火光，天上有星星的光亮，地下有燈火的光亮，這些光亮鋪滿了這廣漠的原野，使原野變成了一塊傳奇裏的鑽石似的！」

於是，我們在傳奇的世界裏坐下來談天了。

包圍在我們四周的，是長長的乾草。大約離開我們二三丈的地方，是一堆低矮的柏樹，柏樹的旁邊是一些野生的樅樹，在樅樹和柏樹的中間，有一個寬闊的空處，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山坡下的無邊際的草原。

我們把攜帶來的背囊打開，取出了毛單和薄被，借着月色和星星的光亮，在林蔭裏鋪起臨時的睡牀來。我們準備在江南的草原，度過這詩意的一夜。

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我們彎曲着胳膊，仰天眺望着閃爍的星星，也偶然側過了頭來，俯瞰着跟星星一般閃爍着的燈火的下界。於是我們談着傳奇一般的「神話」了。

但是不久，刺耳的怪鳥的聲音劃破了靜穆的夜空，打森林的後邊傳過來，這聲音是那麼地悠長，它的可怕的聲浪襲擊了我們的耳膜，因此我們覺得原野的夜是陰森的，是

恐佈的。

我打了一個寒噤。

「也許會有噬人的野獸出來的吧！」

膽小的我這樣地猜測。

立刻，我感到了一陣寒冷，我忘記了江南的原野的詩意，在我的眼前却隱約地看見了露出白牙的猛虎，那炯炯的目光像鋒利的尖刀一般刺進了我的心胸，它咆哮着，在森林的空隙裏探出了頭，輕輕地移動着前腳，而且突然，把它的頭慢慢地挨到前腳的腳掌，可怕的聲音從它的鼻子裏呼出來，它已經準備好了跳躍的姿勢，也許，在一二秒之間，它要撲到我的胸脯上，把我胡亂地撕咬，來填補它那飢餓的肚皮了。

我又打了一個寒噤。

我癱瘓着。我的周身的肌肉緊張了起來。

當我看見那隻露出白牙的虎撥動它的前爪，向我衝撲過來的時候，我便尖聲地叫

了起來：

「啾——」

「怎麼聽到這樣的鳥聲，就要害怕麼？」

朋友的爽朗的聲音喚醒了我。我定了定神。我才知道這是我過敏的幻想。

「在山坡上，再沒有其他的人了吧？」

我還擔心着我們的處境。

我無意間看到了朋友的臉。他張大了眼睛，似乎正匆促地四顧着。於是我急忙地坐起了身，我面對着那樅樹和柏樹中間的空隙，我看到了山坡下面村集裏的點點的火光。

——火！

一個念頭刺激了我：一切毒害的生物是懼怕火燄的！

頃刻間，在我的頭腦裏回憶到這樣一幅畫片：在遍地毒蛇猛獸的原野，一羣黑人在夜晚的森林裏正點燃了一組組的篝火，他們一面在篝火上烤着野獸的肉，一面則利用

了這樣的篝火，使兇猛的獸類見了懼怕，因此他們可以安心地睡眠。

「——篝火！」

喜悅使我進出了這樣的兩個字，立刻，我站起了身來，不顧一切地衝到山坡的底層，拔起了許多枯萎了的枯草，一細細地紮好，一次又一次地搬到山頭上面來。

朋友也早已知道我的意思，他攀上了樹幹，去折取那些枯萎了的樹枝。在山坡上我們又拾到了不少的枯葉，不少的枯枝，於是最後，篝火在山巔上點燃起來了。

炎炎的火在我們的旁邊跳躍，舞蹈，火的熱力使我們脫掉了外套，輕鬆地在草地上翻滾，火的光亮深入到我們的內心，使我們的內心溫暖，覺得無上的權威和愉快。火，在這時候的火，好像一圈鋼鐵的圍牆，把我們情愛地衛護起來。「如果在這樣的地方，那些毒蛇猛獸遇到了這樣的火，它們的眼睛一定再也睜不開了吧？」我這樣地想。

一陣喜悅像電流一般通過了我的全身。我覺得自己年輕了不少。我像孩子一般地天真起來。我打着滾，滾到了柏樹的樹腳邊，於是我側臥着，眺望這跳躍着的炎炎的火。

朋友把乾燥的樹枝投到火堆裏，發出僻拍的聲音，紅色的火舌往上捲，在朋友的臉上便舞蹈着火焰。它或深或淡，或高或低地，在我們的臉上描寫出了各式各種火焰的情緒，這不是兇暴的烈火，這是像一個年輕的姑娘一般的，在江南的原野懷抱裏的情緒。

我愉快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我熱愛着這樣的情緒。

如果火焰不會灼傷我的皮膚，那我願意立刻躡身於火焰的懷抱裏，靜靜地合攏了我的眼睛，那麼舒暢地睡了一覺吧。如果火焰能夠像棉被一般地保護我的皮膚，那我願意赤裸了我的身體，坦白而又純潔地躡身於火焰的懷抱裏，自由自在地在火的愛護裏捱過天真的一生吧！

我眼見了火的赤紅的血液，赤裸裸的心。我覺得火是世界上最純潔的東西，正因爲它一塵不染的純潔，使全世界惡毒兇猛的東西見了它害怕。

專制的皇帝害怕革命，就因爲他害怕火！

烽火不能搭救惡毒的君皇，他反而叫純潔的火箴吞噬了。

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用火箴來威逼被他俘虜了的革命工作者，然而火是革命者的朋友，所以火室，火燙，一切的火刑，反且助長了革命黨人的憎恨，而最後，在一次火的掃蕩裏把沙皇薰出了克里姆林宮。

人間有不少的人被委曲在另一些人的威力下，有不少的民族被榨取和剝削在另一些民族的威力下，然而火是一首公正的史詩：它記錄着，它靜靜地觀察着，而且有的時候還忍受着暫時的憎恨，但當憎恨的火山爆裂了的時候，一聲響亮的霹靂，火箴滾滾的拋出，他用赤紅的舌尖掩沒了一切毒害的卑劣的東西！

火是一幅真理的圖畫。

火是一句萬世不移的格言。

唯有火，才能夠判斷了一切的真偽，保障了人類的自由！

「可是，」朋友的聲音非常的洪亮。「火箴的起來，却需要着我們的手！」

說着，他把最後一根的樹枝丟到篝火裏去了。

火勢非常的旺盛。

他看着，微笑了一下，然後走到我的旁邊來。

「不是麼，」他用右手指着那篝火：「火燄的起來，是需要着我們自己底手的！」

我默默地沉思。可是感動地點了點頭。

我感覺到一陣勝利的愉快！

隨後，我們在火燄的跳躍裏談着各式各種關於火燄的故事。

我們談到火山爆裂時的火漿，我們談到太陽的光度和熱量，我們談到近代戰爭的

火力，我們談到如果人類沒有了火——

這中間，怪鳥的聲音又嘹亮地叫起來了，這聲音是那廢地悠長和淒絕，然而在火的

光耀裏，他失却了鋒芒，他是那麼微，好像一些埋沒在泥土裏的蟲豸的聲音。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聽着傲慢地冷笑了起來。

篝火跳躍着，它照紅了我們的臉。像一架飛翔在天空裏的轟炸機似的，發出烘烘的
聲音。

原野入睡了。

草原的懷抱裏已經看不見半點紅亮的燈火，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發出微弱的光，然而它並沒有使晚秋的草原增添了更多的熱力。我們呆呆地望着，我們覺得自己身邊的篝火的力量，這唯一的火的力量，火的熱力，似乎正感染了整個的原野，似乎由於它的力量，可以釀成一片燦爛的燎原之火了。

我和朋友很快地走下了山坡，再用自己的手去搜集更多的乾草和樹枝。

篝火跳躍着。它有永久的生命，它永遠是一個年輕的孩子！

星 花

海潮像一陣陣麥穗的波，飄着，滾着，笑着，擲掄着海天的一角——那遙遠的，從淡淡的雲霧裏僅僅能看到的一點光亮，一點火焰，那是星，是閃爍的星，是懸掛在海天一角的跳躍的星星。

從星，我就想到了那北海邊陲的一個孤島上的北極花，它有淡白的顏色，然而閃爍着一種智慧的光；它的花瓣是那樣的細小，可是潔淨的晶瑩令人聯想到它是北極夜裏的僅有的光亮。是的，北極夜，這令人多麼不耐的北極夜呵！漫長的北極夜能看到這樣的星，令人解渴的星，令人溫暖的星，這是多麼的幸運呵！

唔！我愛北極花，因為它是星樣的花，它是花樣的星；它會使我解渴，它會給我溫暖：

春雷

野地一聲雷：它震撼了山岳，也喚醒了大地。

這是春雷——它用神速的步伐，在無垠的大地上踐踏，在萬千枯萎的枝椏邊搖曳

……

於是久儲於冬之威脅下的花草和樹木，便蓓露了它們春之舞蹈的心意了。

蟄伏在泥土深處的那些微細的蟲豸們，也從原始的夢境裏突然驚醒，抬起了頭，蠕動着，開始爬向大地的鋪面。

大地流遍了生命的波。

寥穆的江河裏氾濫起碧色的青綠。

然後健朗的春雷更怒嘯了。然後生命的花開遍了原野和山谷，農村和都市，然後春

之絮飄滿了天空，
春之暖意充沛了大地……

朝 霧

早上，雞啼了。

然而窗外一片黝闇。

從睡榻上爬起，在空曠的屋子裏踽踽着。睜大了失眠的惶忪的眼，然而無盡處，也就在目前：我看見了一片烏有！

早上，雞啼了。

我推開了低矮的門板，在院子裏，蹣跚着，更走到了泥路的旁邊，拉啓了柵籬，向遠處望，然而無盡處，不也就在目前麼：我看到了一片烏有！

啊，那該是朝霧吧——它迷障了我的眼，我的感覺，我的思潮。

然而早上，雞又啼了。

太陽該在朝霧的脊背上開始舞蹈吧！

祇要太陽探起了頭來，朝霧是立刻會被融化的！

二

你也許曾有一次，站在拔海幾千公尺的山巔，俯瞰到下界，那山莊和漁村，田隴和澤谷，都好像叫一位天真的孩童，用一枝殘敗的筆，染了淺灰的墨汁，淋淋灑灑地，胡亂地塗抹了一通，所以你能隱隱約約的，可以看見那漁村的炊煙，那山莊的柳樹，你分不清哪是田隴的痕跡，哪是澤谷的水流，你把一切交付給嫵媚的飄忽，於是你說了——

「啊，太空的虛幻呵！」

然而且慢，你等着，不多一會，你會看到那血紅的朝日的初昇，那是一次有力的搏擊，

她渾然地，緩緩地，把光和熱傾吐到這大地上來。

是的，在光和熱的面前，再也不容你片刻的遲疑，你應當舉目遠矚：那遙遠的，淺灰的，迷矇了你的眼的，像一個孩子用殘敗的筆抹塗下來的，不正像瀑布一般地疾馳而遁麼？

——那朝霧？

你於是從飄忽的虛幻裏醒來了，你於是看到了人生的真實的花，宇宙的花……

黎明

五月裏的一天早上，石榴花遍地緋紅，他們在銀色的夢境裏談話。

「我們都受到了愛的創傷啊。」

「那是因為我們的路是走錯了的。」

「可是我們的愛又應當是怎樣的呢？」

「我們要愛社會，因此才能愛自身。我們的愛是社會的愛。通過社會的工作，我們在同一個志願和工作趣味裏，來進行我們的愛的節奏。我們不自私，走向同一個目標，於是愛苗的成長是堅實了——它不怕受到任何力量的摧殘！」

「是的，我們的愛是自然的，不會有絲毫的虛假。」

「那麼記着吧，在石榴花開的時候，我們是在紅色的美麗裏獲得了新的愛力，我們

開始用社會的肥料去培養它，一直到它茁放了燦爛的花卉，蒂結了甜美的果實！

這時候，他們默默地，在心頭領悟到新的愛力的滋長。

於是他們同時提起腳，向社會走了第一步的路。

石榴花飄在微風裏，蕩漾着，蕩漾着，用愉快的心情輕盈地搖擺着它底頭。

一篇戀愛故事就在這裏結束——但也從這裏開始了！

母親

多時不見的母親突然從故鄉出來了。她爲思念兒子而長途跋涉着，她從顛簸的卡車裏，她從擠軋得喘不過氣來的輪船裏，帶着疲憊的身體和流淌的滴汗，來到她兒子的住所。

但是母親一旦看見自己的兒子，便充滿了健康的情感，在母親的臉面上，堆壓着一陣陣幸福的微笑。

然而在瞥見母親以後的兒子呢，却驀地警惕了起來：母親的頭髮不是更白了麼？
是辛苦？是勞碌？是兒子使她失望？是生活折磨了她……
我終於跌入愁慮的深淵裏了。

故土鴻雁

我渴念着能夠得到故鄉的好消息。

即使是落葉的聲音，即使是野花的怒放，在我的耳朵和鼻子裏，也會產生這樣的錯覺：這是美妙的音樂和高貴的香料。我把故鄉的一粒塵埃看做明靛的金砂，我把故鄉的一株梧桐看做珍奇的佛樹。

可是一次又一次，從故鄉來的鴻雁都是疲憊的——它們底臉面就是一些悲慘的故事！

我於是失望了，像一個陷入陰暗裏去的傍晚的夕陽……

然而這是我的故鄉——這是我的故鄉。

我依舊渴念着能夠得到故鄉的好消息。

胡不歸

我懼怕我自己回到自己的故鄉，因為我懼怕我自己會被故鄉的濁流沾涉。

但是我記起了故鄉的田塍。那是大雨初晴江水氾濫的日子，我赤着腳，在田塍上走。我在一彎污水的淺溝裏，看見一條潔白的鯉魚，它游泳着，撲擊着，但是潔白的魚鱗還是潔白的顏色，污水在魚鱗的邊際擦過了，流過了。

魚兒在淺溝裏尋找着它的歸途。

最後，經過勇敢的一躍，便又回到氾濫着黃泥的小河裏了。它歡快地撲擊着水，魚鱗的白色在陽光裏刺痛了我的眼。

我想……

世界都是混濁的——不單祇是故鄉的混濁。

而潔白的顏色在泥濁裏總會顯出它的潔白。

我想……

胡不歸？

鬍 髭

還祇是二十多歲的孩子，可是鬍髭却已經長滿了。

最初，它從嘴唇的上壁探出了頭，漸漸地蔓延到了下巴，而最後，又從鬚脚爬抓下去，經過而頰，終於被打通了走廊，一直跟嘴唇四周的鬍髭接連起來了。

於是我變成了一個三國時代的周倉。

然而我討厭鬍髭，我憎恨鬍髭。我討厭鬍髭的彎彎曲曲，亂七八遭，雖然不像荆棘那麼地棘手，但却正像垃圾那樣的累贅。因此，我用鐵石的心腸憎恨着它，我憎恨着它破壞了我面部的整潔，我憎恨着它妨礙了我嘴巴的行動。我想：鬍髭是廢物，它非但無裨於人的生存的競爭，反且惹起人家的咒罵：「這小子，真是小老鬼！」

每次聽到這句話，總使我摸着鬍髭，驚問自己：「我真的老了麼？」

而因此，我也恍然大悟起來：鬚髭正像樹木的年輪，它是年老和衰敗的紀錄！

而因此，使我由討厭，憎恨而憤怒了：我又何嘗年老呢？我還是一個十足的青年呵！

可是年青人是沒有鬚髭的。長了鬚髭的人，就像生了孩子的姑娘一樣，將會遭到異性的奚落。但我相信，我是美貌的，我不容許鬚髭來破壞我的愛情。

於是我下了天大的決心：把鬚髭判處死刑！

最先，在理髮店裏命令理髮匠用剃刀來砍掉它。但是砍掉了一次，不到半個月，鬚髭又緩緩地探出了頭來。它像「白雪公主」裏七矮人的步伐，小心地，偷偷摸摸地，一聲不響地躲到我的嘴唇上，下巴上，面頰上，我在無意間發覺了它，於是我討厭，我憎恨，我憤怒，終於，挨到第二次理髮的時候，又用剃刀來砍掉了。但是這一回，不到一星期，鬚髭在我的嘴角上又立定了脚跟，擺足了陣勢，一星期以後，鬚髭像雨後的春筍，東一組西一堆地在表皮上勃發起來。我自然很憎恨，而且憤怒得不可遏止。但是當第三次在理髮店裏砍掉了以後，鬚髭的苗長更其迅速了。以後一次一次地砍掉，它也一次一次地加速了步伐，竟

用公然的姿態，毫無愧色地矗立在我的嘴角上，下巴上。

我當然不承認自己的失敗，我要跟鬍鬚奮鬥到底！

我的決戰的辦法是增加理髮的次數。我每隔十天理了一次髮，也就是說：每隔十天，把鬍鬚砍掉了一回，然而無理取鬧的鬍鬚却不甘示弱，它用更快的生長來報復我，挑逗我，似乎說：「瞧吧，你是砍不了我的！」

這是一句譏刺的話，這對於年青的我是一種侮辱。於是我更下決心：我不能被它屈服，我要屈服了它！從此以後，我常常到理髮店裏去修面，「多修幾次面，多砍掉它幾次！」我想。

不過事實上，鬍鬚的戰鬥更驍勇了，它簡直不顧一切地粗製濫造起來。今天修了面，第二天早上就起了芽，第三天早上已經是蔚然可觀了。所以每修一次面，隔不了四天，鬍鬚又頑皮地探起了頭，那麼討厭地躲在我的嘴角上。我用手擦，用面布使勁地揩，用指頭惡意地捻，都毫無作用，它還是厚着面皮不動聲色地站立着，好像說：「你是無法消滅我

的」

我明明聽到它這樣的話語，而且，我還聽到它驕傲的語調。年青的我是聽不慣這樣傲慢的譏諷的，我不能放任它這目空一切的態度，我想：「我才是支配一切的——至少我可以支配我自己身上的一切！」

於是我日以繼夜地苦思焦慮着，我想用人工的方法使它消滅，我想用科學的方法叫它絕種，但是一天天地策劃，鬚髭却一天天地茁長，漸漸地像一堆蓬亂的草叢，彎曲着，交叉着，無休止地蔓延着。

「難道我真的沒有方法麼？」我的力量有些動搖了，我有些懷疑自己了。但是有一天，一個朋友突然告訴我：用保安剃刀來砍掉它。這樣既是經濟，又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隨時處置。「用自己的力量，」我想，「而且用我自己的手來砍！」——我想着，因此我微笑，而終於我覺得，光榮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的。

第一次用自己的手砍掉鬚髭的時候，那清脆的聲音使我感到無限的痛快。隨後鬚

鬚還是不斷地成長，我用剃刀不斷地搜刮着。我有的是氣力，我有的是刀片，我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來對付這厭恨的鬚髭。

然而時間一久，鬚髭却習慣了刀片的斬割，而不斷地加強了生殖的力量。我每天用肥皂和刀片掃蕩着嘴頰，可是鬚髭却一刻不停地加速製造着，搖搖擺擺地探起了頭，而且它的頭頸更粗，腳跟更大。最後，弄得早上刮了鬚髭，晚上又長了鬚髭。更後來，早上和晚上刮了鬚髭，中午和半夜又長了鬚髭，這時候，我才感到鬚髭的力量的可怕了。

但我還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不斷地用手指偵察着，不斷地用剃刀搜刮着。只要手指上遇到針樣的小刺，我便掄起剃刀，毫不憐惜地痛剿。這樣一來，鬚髭的確絕跡了。它剛探起了頭，我便砍掉它，它剛伸出了腿，我便斬掉它。我有的是時間，我用連續的戰鬥法征服了我的勁敵。

現在，鬚髭的確是絕跡了。但無數的鬚髭的腳跟，隱居在我的表皮裏，呈現了一片可怕的青色，好像有意開着玩笑似的，把我容貌的整潔完全破壞了。

這討厭的鬍鬚的脚跟！

這可咀咒的青色！

我有的是鋒利的剃刀，可是剃刀不能挖掘了它。我有的是堅決的意志，可是我的力量不能直達它的根脚。嘴角和下巴的青色蔓延成可怕的一片，我頹然地懊喪起來了。

我想：生的意志是不能用武力來干涉的。

我想：表面上，雖然是無抵抗地被砍伐，被斬割，但是無休止地生，勇敢地萌芽和不屈不撓地茁長，乃是戰勝一切的真正戰鬥的力量！

從這一次的戰鬥裏，使我獲得了一個寶貴的教訓：「要生活得倔強，要有韌性的生之戰鬥，要像鬍鬚一般地生活！」

虎

老虎熟睡着。

人們從鐵柵欄的外面，用一顆顫抖的心，蹀躞着，摸索着，恐怖地端詳着這老虎的睡態。

老虎熟睡着，一動也不動。

於是人們放膽地談話了，隨便地議論這老虎的短長，而且還描寫了山野的美麗。老虎在睡意裏抖索了一下。

人們驚愕：難道老虎要蹀躞身跳躍麼？難道老虎要偷偷地撥開籠子，撲到觀衆的身上，啃噬人們的骨頭麼？

老虎懶懶地抬起了頭，用粗大的喉嚨吶喊了一聲。

於是人們四散了，在驚惶的靜寂裏只聽到逃竄的聲音。

但老虎却從此永遠地不動。

人們疑心它姑意裝死。後來，園丁用一根長長的竹竿從鐵柵欄的空隙裏小心翼翼地伸進去，抵觸在老虎的身上，老虎不動。敲打着老虎，老虎不動。大聲地唬嚇着它，還是不動。

因此人們斷定：老虎是死了！

這時候，人們大膽地談論着，研究着，描摩着，他們指手劃腳地自由地訴說，自由地笑罵。

第二天，公園的當局請了解剖學專家來研究這老虎的死因。解剖學專家和他的助手們費了一整天的工夫，然後才宣佈：老虎的死，是由於肺葉的腐爛。

老虎爲什麼要生肺病呢，這安適地吃喝着的老虎？

人們的議論紛紜了，他們像講述一隻新奇的故事一般地傳說着，大膽地批評着，惡

意地咒罵着。

然而我說：這是一隻勇敢的老虎！

熊

十多年前，我在一個初級中學裏唸書。學校因爲一二八的戰爭影響，原有的校舍已經淪爲戰場，所以全部遷移到滬西的華華中學來。我們住在華華中學的四樓上，走到另外的一幢臨時教室裏去上課，課餘，因爲離兆豐花園很近，所以同學三五成羣，大家挾着書本到兆豐花園裏去散步和談天，或者坐在青青的草地上讀着一些書本和札記。

在兆豐花園裏最惹人憐愛的要算是那隻大雄狗一般的黑熊了。它的身軀那樣的肥大，然而眼睛和耳朵又是那樣的細小。它滿身長着烏黑的皮毛，然而在它的肚皮上，却是一片可愛的白色。它成天在這狹窄的鐵籠裏搖擺着身子，用蹣跚的脚步來回地踱着，絲毫不覺得厭倦。花園的遊客們都買了花生米和荸薺，摘碎了，從鐵柵欄的外面照準了黑熊的嘴巴丟過去。這時候，黑熊也張大了嘴巴，用很敏捷的行動接受了拋來的食物，咀

嚼着，似乎勝利地微笑了。有時候黑熊也張大了嘴巴，從鐵柵欄的隙縫裏伸出來，乞討着人們佈施一些食品。那種癡頭癡腦的樣子，令人見了實在覺得好笑。

但多半的時候，它總是蹣跚地踱着，像一個旋轉的風車，接二連三地擺來擺去。

直到第二學期開學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我們又回到原來的校舍上課，於是離兆豐花園很遠了。但是我仍舊愛在星期日的下午，帶了一些花生米和荸薺，和兩三個同學一同走到兆豐花園裏來，拜望着這蹣跚地擺來擺去踱着的黑熊。

黑熊很是健康，它毫不厭倦地像一個風車似的擺動着。

初中畢業了，我繼續在同一個中學裏唸完了高中。這些時候，我始終拜望着這頭忠厚的黑熊，每次，它總是複習着昨天的工作，絲毫也沒有改變。高中畢業以後，我離別了遠在鄉間的家，搭乘了北上的火車，一直到了北平。我從學校和社會裏學習得很多，獲得了不少的人生經驗。這些時候，黑熊的印象在我的頭腦裏還是不能夠冷淡，我懷念着它：「是不是依舊像風車一般地擺着呢？」

人世的烟雲變幻得太驟，一會兒我跋涉到內蒙古的沙土，一會兒我又回到長江的口岸了。我完畢了大學的學業以後，竟又使我做了教育人家的教育者了。這幾年來無論是世界和祖國，社會和個人，都起了激劇的變化：世界在爭戰，祖國逼地是烟火，社會的心臟跳躍着，而我個人，也身受到無數的生之搏鬥的創痕。這些時候，由於生活的緊張，對於那寄身花園一隅的黑熊的記憶竟是完全地遺忘了。

今天，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我重復到了兆豐花園的動物院。而且，在原來的地方，我又看到了我的舊友——這整整八年沒有見面的黑熊了。

黑熊很是健康，它毫不厭倦地像一個風車似的擺動着。有時候它張大了嘴巴，露出了黃色的牙齒和紅色的舌頭，接受着遊客們丟擲給它的食物。時間的腳並不在黑熊的智慧和留下一些足跡，它還是一個鐵籠子的主人，祇有簡單的食慾的野獸，許多遊客們的玩弄的工具！

當我手攜了帶殼的花生走近鐵柵欄的時候，黑熊跟奉迎着一般佈施的遊客們一

樣，爬起了前腳，探出了頭，張大了嘴。

然而，這時候，一陣悲哀湧上了我的心頭：眼看着這可憐的舊友，我的久經世故的手，却沉重得再也不能舉起來了！……

貓

家裏突然走來了一隻貓。

這貓生來便是一副醜相：污黑的顏色，瘦瘍的肚皮，細長的頸項，被砍去了半截的尾巴。從尾巴上看，它很像一隻哈巴狗，然而它的身軀却不像哈巴狗一般的魁梧。從毛色上看，它好像一隻剛剛從濫泥洞裏爬出來的野兔子，然而它的耳朵卻並不長，眼睛却並不紅。因此，它既不像貓，又不像狗，更不像兔子。家裏的人一見了它，便都哈哈地笑——

「這三不像！」

「這三不像！」

對於這樣醜陋的三不像，我自然沒有絲毫的好感。我討厭它走路時候的歪歪斜斜，我憎恨它叫喊時候的怪聲怪氣。而尤其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它那滿身的污泥，那被砍

去了半截的醜陋的尾巴。

我說：「趕出去吧！」

可是七歲的姪兒却當做新奇的寶貝。「不，叔叔，」他用手牢牢地衛護了它。「這隻貓很好玩的，我們養着吧！」說着他和我住在一起的小同伴，先用溫水來把它身上的毛浸溼，然後用一隻破舊的刷子刷着，撫摩着。那死氣沉沉的貓，也毫無抵抗，一任他們的擺佈。

我看着，於是我歎息了：「這是一隻無抵抗的貓——它是不會捉老蟲的。」

然而母親和嫂嫂她們的意見却是相反，她們以為：雖然它長得醜陋，可是不妨留了它幾夜，好把家裏那些吵鬧的老蟲吃掉了幾隻。

她們的意見是非常的堅決。但當我聯想到每天夜裏像賽馬一般奔跑着的老蟲時，我也只得勉強地同意了。

三天以後，由於孩子們不止一次的洗刷，貓身上的污泥完全沒有了。閃爍在皮毛的尖端的，是一片烏銅般的光澤。那半截的尾巴上，也蓬鬆着茂密的叢毛。而且由於米飯的

飽食，它的身軀是健壯得多了，叫聲變得響亮，有時候也在床底和臺腳跟孩子們一塊嬉戲。

這樣地接連了一個星期，家裏的老蟲被它捉去了一部分，餘下的或者搬了家，或者靜悄悄地躺在洞穴裏不出來了。

對於這樣一隻忠於職守的貓，使我感到了無限的敬意。

然而跟着老蟲們的蟄伏以後，淘氣的亂子却還是不斷地發生。先是，母親的一隻已經塗了漿糊正待縫線的綢緞鞋子被誰扯破了。後來，在一天的早上，我發見了自己的一件藏青嗶嘰的大衣，被誰用銳利的刀頭抓毛了，甚至有些地方被抓成了一個個的破洞。最後，在一天的夜裏，一個尺半高的古式的大瓷瓶，從五斗櫥上突然跌到地下，跌成了無數的碎片。

這時候，我們才發現了這些禍患都是這隻新來的貓鬧出來的。

於是母親和嫂嫂她們都恨極了，母親說：「這不成樣的東西，到底是給人家趕出來

的壞坯子！」嫂嫂說：「明天一早就趕掉它！」

但這時候，對於這隻勇於惹禍招非的貓，我却反而覺得它的可愛了！

我知道：當撕毀母親的鞋布時候的貓一定像一隻雪地裏的狗，狂歡着，奔跑着，眼見了地上的布巾，便用嘴巴咬着，撕拂着。我知道：當抓破我的嗶嘰大衣時候的貓，一定像一隻看見了目的物的驍勇的豺狼，它用前爪在毛草的山地上拉扯，準備飛躍的奔馳。我更知道：當擊碎那古式大盜瓶時候的貓，一定是眼見了猥瑣的老鼠，爲了捕捉而風一般撞撲過去的原故。

一幅幅清晰的圖畫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第一次強烈地嗅到了生之活躍的氣息。

對於這樣一隻驍勇善鬥，靈活生動的貓，顯然的，我不能壓抑住我的滿腔戀慕的熱情，於是在聽到母親她們驅逐出境的提議以後，我立刻沉着而堅決地回說：

「不，別趕掉，要養它，養它！」

終於這淘氣的貓在我們家裏養下來了。當她長大了以後，還生了三次小貓，當小貓

會得跑路的時候，它總是咪嚙咪嚙地叫，呼喚，還用前爪逗玩着小貓，那淘氣的樣子，使我常常回想到她小時候的天真——那可愛的過去，那生命的舊舊時代！

魚

金魚肥了。

它在風平浪靜的池子裏，自在地轉折着鰭，搖擺着尾巴，無愁無慮地繞着不規則的圈子，一羣羣地游逛着。

記得是暮春的日子，我會經到圓池的邊緣來，賞玩着噴泉的流水，眼看着騰起的霞霧。「人是那末地聰明呢！」一個年青的遊客這樣地讚歎着。是的，這是一個人造的平和世界：碧綠的柳絲像深閨的帷幔，用爛縵的節奏傾吐出無垠的春意；那粉紅色的繡球花用嫩綠的葉子襯托着，環抱着這圓池的邊緣，像一位中世紀的歌者戴上了錦繡的桂冠，燦爛的光芒閃耀了人們的眼目。而那池子，又被建造得那麼輕盈和精巧：水泥的底，水泥的圍欄，五條細長的噴水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裏噴射到同一個焦點，然後又從同一個焦

點飄落到不同的方向去。這樣，在軟軟的春風裏，它們像是五條無力的水蛇，抖動着，然而又是一刻不停地呼吸着。濃厚的水霧在它們垂落的腳跟邊騰起，正如一個醉後的少婦，用無羈的情意傾吐着她的胸懷，讓滿溢的唾沫春霧般地噴射。於是，遊客們陶醉了，他們站立着，用靜穆的驚奇來注視這美麗的平和世界。

而這時候，一陣嫵嫵的春風把池面輕飄的水霧吹走了。而這時候，我看到了一池細小的金色的魚羣。

在圓池的平和世界裏，詩意的魚羣自在地徜徉着，轉折着輕盈的鱗尾，用歡悅的舞蹈展示了它們年青的生命。「金魚是幸福的」看着，被戰亂和煙火折磨着和薰逼着的我不禁這樣地歎息了。

半年來，我又在戰亂世界的煙火裏進出，我憑我全身的氣力，掙扎着，躍動着，我從美麗的山巔跌入寥穆的溪壑，又從失望的深淵攀上希望的懸崖，我斬荆截棘，跋涉了無數的路途，然而自春至秋，我的戰鬪使我的身上又加添了不少的創痕。

已經是深秋了，人間的秋是一級艱苦的階梯，是一朵有刺的玫瑰。然而花園裏的深秋呢？不是跟春天一樣的美麗麼？花園上撒滿了秋季的鮮花，枯悴的落葉已經由園丁遍處搜擇了。而尤其是那錦繡的圓池，從滴落的流水的霞霧裏，不是依舊可以嗅到春之氣息麼？

柔和的秋風軟軟地，仍像春風一般地撫摩着紅櫻和綠葉，也吹拂了池面的霞霧。但當霞霧被吹盡的時候，陡地，我看到了一池肥大的魚羣。

是的，金魚肥了！

它們無愁無慮地在這平和世界裏吮吸，咀嚼着從遊客們手裏丟擲下來的麵包屑，一切需要的東西都由人們無休止地供給，一切美麗的幻想都由它們任情地虛構，於是，它們滿意了，快樂了，像一隻肥胖而喜愛睡眠的豬，無愁無慮地接受着人們的一切擺佈。

金魚肥了，它從豬樣的生活裏把自己養肥了。

曾眼見縱橫四海的野鯨麼？曾眼見撞跳如雷的湖蝦麼？從它們的生之搏鬥裏，你便

會看到這些苟安於狹隘的平和世界裏的金魚的可恥了！

是的，金魚肥了！然而它在死亡的陰影裏長大，在狹隘的牢籠裏養肥的。它不知道囚籠以外的世界，更不會想像到生之搏鬥的美麗和壯烈……

是的，金魚肥了，它丟開了自由讓自己豬樣地成長了！然而它是遊客們的玩具，它的生命被掌握在人類的手裏，它的命運被支配在人類的悲喜裏。

而這時候，正從這樣的金魚的游影裏，我看到了生之搏鬥的創痕的美麗了！

春

一隻乳色的蘆花雞在庭園的枯草叢裏徘徊，突然，它低垂了頭，搜索着什麼。我從一間廂房的帷幔背後，偷偷地蹀躞過去，傾側了眼，從枯草叢的隙縫裏探視着，啊，使我喫了一驚：原來枯草叢的一堆，已經探起了芽苗，呈露出一片嫩綠了。

蘆花雞雀躍地躑躅着，偶然也用自己的嘴啄咬着那些枯草裏的嫩芽，它啾啾地叫，還有力地展開了翅膀撲擊，這一定是因為它在枯萎的庭園裏，發現了色澤鮮麗的嫩綠的喜悅吧。

兩星期以後，我隨着鄉下來的親戚一同回到家裏去。我的家是在一個半鄉村的小鎮上，一條河流貫穿着這個簷壁縱橫的小鎮上的房屋，於是被劈劃成南街和北街。北街是熱鬧的市區，南街是靜謐的閭巷，從這些曲折的閭巷裏我們可以走到巷尾的農村。那

一天，我偶然隨着一羣小孩子們躡躑到鎮梢的農村裏，農村裏的孩子正和鎮上的孩子們鬧着盤扭，他們躲在梅樹的背後，用泥塊和磚屑打梅樹的叢蔭裏丟出來，直丟到我們走着的田隴上。我陡地一驚，簡直不知所措地站定了。

「他們跟你們是……」

不等我說完，那個走在前面的大孩子却搶着說：

「因為上一次我們先丟了他們……」

說着，他拾起田隴邊的一塊大泥團，向那梅叢的深處丟擲過去了。

我跟着這泥團的方向一眼看去，只見在村梢的泥牆旁邊，在枯黃的籬笆的洞隙裏，透出了一朵朵白色和紅色的梅花。「正月梅花二月杏……」我突然記起了小時候的山歌，於是我深深地感悟到冬去凜寒盡，散播在田野盡處的雖然依舊是枯黃和斑剝，然而掩蓋不住的是春天的氣息——那暖人情意的春之燦爛的氣息啊！

這時候，我回想到半個月前那庭園裏的嫩綠，那乳色蘆花雞的雀躍了，這乳色蘆花

雞的雀躍決不是單純的喜悅而一定是從枯草的嫩綠芽苗裏，首先吮吸到了春之燦爛的暖意了吧？

於是一種無名的勇氣鼓舞着我，使我在驚喜的波浪裏忘記了一切，大踏步地冒着丟擲過來的泥塊和磚屑，走到了那掩護着梅樹的殘敗的籬笆跟前。

於是，春從晶瑩的梅花花瓣的光澤裏游離開來，拂掃着我的鼻子，並且深邃地沁入到我的心坎了。

江水

江水把大陸劃分成兩半：一面是莊麗的都市和幽豔的花園，一面却是些污濁、骯髒的地方。在都市和花園裏的人，他們看到的僅僅是豪邁的江水，以及陽光照射在江水上，的美麗的折光。白耀的江水蒙住他們底眼，他們再也看不到別的什麼了。

而江水，成天緩緩地流，它撞擊着江岸，它掀波作浪，它的激流的聲音也掩蓋了污濁地方的人們的吶喊，讓走在都市和花園裏的人永永看不到這世界的殘痕，讓生活在痛苦裏的人聽不清自己的吶喊。

江水的流真是迷醉的流！

迷醉的流侵蝕了人們的爲生存的爭鬥，侵蝕了這世界上的寶貴的真理！然而一面却又自始至終反映出了它自己的潔白、純麗、有力、可愛……

流。
江水的流是迷醉的流。江水的流是殘酷的流。而人類的自私的心的流便是江水的

.....

有這麼一天，天上倒下了無邊際的水，無邊際的水釀成了無邊際的洪流，滔滔地，捲入了大海，混入了江河，讓大海消滅了，讓江水消滅了，也讓人類和人類的大陸消滅了吧，於是，洪流停止了它的流，讓世界重新站立起來，讓陸上開起鮮紅的花瓣，讓純潔灌溉鮮紅的花瓣，讓人類的自私的心的流都在這花瓣上流！

.....沒有洪流，再也沒有江水的流！

橋

一個太陽下去接着又另一個太陽出來，他們繼續不斷地工作着，沒有絲毫的倦意。清晨當太陽從山坳裏探出半個頭來，照耀得大地一片魚白色的光亮時，工人們的粗曠的歌聲就能聽到了。歌聲充滿着剛毅和嚴莊，洪亮地響澈了近郊和四野。

橋——爲了路的連接，爲了要有水上的陸路，他們建造橋。橋是偉大的；完成着這樣的工作也是偉大的……

歌聲領導起他們的工作，他們沒有一刻間斷，搭起木條，拉起鐵錘，插下鐵筒，吸去水，澆下水泥……橋基築成了，漸漸地橋脚也豎立了，於是開始架起橫木和鐵片，扭緊旋螺來！

數不清的手在河面上蠕動着。人們就在這樣的時候合唱出粗曠的歌聲：

用力呀個把棍打胡嘞，

這樣——

咱們的心兒才舒暢唉呀，吭！

今兒呀個橋梁架得起胡嘞，

好比——

嘿了白干再嚼洋白米唉呀，吭！

歌聲像夏天的雷，振撼了整個的世界，每一滴河水。而長長的彎曲的橋，就在他們雷似的歌聲裏完成了。

赤日下，人們狂似地歡躍起來；有用木片燃起烈火，有在平坦的草原上舞蹈和歌唱。「該是我們快樂的時候了。」一個臉上有無數皺紋的老工人，揮動他粗笨而有力

的手訴說着。「我們從白茫茫的一片大水上，架起了這樣長而彎曲的人類的路呀！艱辛地，一天又一天地工作着。我們的汗滴掉落到河水裏，混和着給潮水的流漂浪開去，沒有一絲蹤跡。但我們不需要看見自己的蹤跡。我們滴盡了血汗，唱渴了喉嚨，賴着歌聲完成了我們的工作，人類的橋！」

是的，偉大的工程建造起了偉大的橋。

「我們已眼見自己的成功！」

「該是我們快樂的時候了！」

每個工人都在訴說出自己底心的歡悅，講着這同樣的話語。

神聖的粗曠的歌聲騰上雲霄，一次又一次。

人像是跌入童話的酒杯裏了……

輕煙

書·默劇

曾經有一個夢寫下了這樣的故事——

早上。全校的孩子們都沒有進教室，然而教室裏端端地坐着草。草把頭低着，在看一本書，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些什麼。她的心顫慄着，一陣輕紗似的恐怖蓋住了這少女的心。

她沉默，然而不耐煩。

一會。闖破了這清晨的寥穆的，有一陣愉快的腳步聲。那是龍。他手裏挾着兩冊書，是應了草的約，在這個時候要去交給坐在教室裏的草的。

他愉快地走。

然而他的脚步顯然愈走愈慢，愈走愈輕了。他覺得脚很沉重，很不自然。他那孩子的心開始跳躍了……

是要和一個年紀跟自己相仿的異性會面了啊！——而且他們，又是彼此戀慕着的對象呢！

可是一剎那間，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過去的，只有那一剎那，他很匆匆，在眼見草端坐在那隻課椅裏的影子的時候，他已經不敢抬頭，心猛烈地跳着，臉上泛起了紅暈。

他把書放在草的桌子上。

他不敢說半句話，靦腆地匆匆地走了。

這是他第一次和一個少女的接觸。

但這是一次默劇——是一曲無言的山歌。

處女行

多少時間以後。

愛的花苞開始怒放了。

一種不能抑壓的戀情燃燒着，閃着光，冒着熱，他們的心裏覺得無邊際的溫暖，於是他們同意了再畫下一幅美麗的幻象——

校車風馳電掣似的疾駛着……

校車裏滿是熟識的同學，他們擠在這些熟識的同學中間。他們互不作聲，心裏帶着恐懼，然而又有些驚喜。

在慕爾鳴路口他們都下車了。

然而第一句話應該說些什麼呢？

熱情是澎湃的——但那在心頭，不在嘴上。

他們緩慢地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誰先開了口，道說了一些飲食起居的文章。

在行人道上拐了一個灣。

誰不敢要求誰。誰都那樣地不自然。

於是，僅僅是這樣的匆匆，便又結束了這次處女行。

煙

少年男女的情熱，是需要用一雙迅捷的手去捉摸過來的，如果有一次不經意的蹉跎，那就會引起惱人的波折。

他們的波折便在魚雁的紛飛裏產生了。

由於他們缺乏直接的會面機會，而僅僅用一枝在這時候還不很靈活的筆描畫着自己的相思，所以他們的情熱在文字的不理解裏開始冷淡，甚至墮入深遂的愛之「陷

阱」裏去了。

最後，由一個大胆的少年代替了那一個溫雅的孩子，更由一個大胆的少女代替了那一個帶着淡淡的輕愁和憂鬱感的少女。

於是一雙變成了兩對。

過去的，就好像一場夢，一個幻象。

過去的，就像一陣輕煙，疾馳而去了。

憶

——十二年

十二年，那該是多麼久遠的日子呵。

十二年來，世界打了好幾個斛斗，許多人已經死去，許多人在時間的審判裏道出了自己的污點，我們母親的一代更平添了無數的白髮，而我們，我們却已經從孩子而做了孩子的父母了。

記得在十二年前，在我生命的白紙上，你曾經，而且那麼鮮麗地，寫下了你的第一個字。是的，僅僅是那麼幾筆淡淡的跡痕，然而它却好像由一個天真的孩童，用一柄小巧玲瓏的快刀，雕刻在一株桃樹的嫩芽上似的，使它永遠留下了深刻的創痛，永遠，永遠……

如果時代的波永遠向東海流去，那麼昨日的流水雖然相似今日的流水，然而永遠追不回來的，却是往昔的潮音。如果歷史能夠追溯到久遠的過去，那麼史家的筆縱然能夠訴說過去的創痕，然而永遠追不回來的，却是往昔的故事。生命的旅途只有一條，它不容你回首，更不會叫你重溫過去的舊夢。於是，這日子，留給我們的，該是多麼久遠的折磨呵……

夢和現實

紅色的音樂，紅色的故事。

他們用滿懷的興奮和歡娛傾訴着自己的胸懷。

「過去的，真像一場夢。」草說。

「那不是夢，那是真實。」龍很堅決。

「可是我們的將來，又不該是夢吧？」

「不，」龍笑着。「夢幻和現實之間沒有距離，它祇需要我們大胆地走！」

初戀

初戀——像一朵有刺的玫瑰，它在你的記憶裏永遠是鮮豔的，甚至帶着耐人思慕的香味，然而它却長了刺，使你想到了它，便有一種快樂的戰慄，那永遠塗抹不盡的遺恨的陰影。

初戀，那粉紅色的，永遠在記憶的網裏徘徊着的憧憬，在時間的折磨裏永遠是燦爛的閃爍，一天天，一年年，它帶給你無數的新的淚痕和新的甜蜜！

於是初戀，像浪濤的沖激那麼地，一次又一次，它打在你腦海的邊緣，使你在工作的喘息裏記憶它，記憶它，永遠是一片曙色的嫩綠，映在你底眼底，印在你底心裏。

多少日子使你走了崎嶇的路呵，然而一程又一程，你總是戀戀地回顧：那嫩綠的憧憬，那紅色的記憶。你要捕捉那初戀的花之影，然而那形影跳躍着，馳騁着，你把記憶一次

又一次地喚醒，於是從朦朧的黎明裏你嗅到了熟悉的原野的香味了。
初戀——該是多麼值得你去咀嚼的春日的花果啊！

蒙古草原

一 蘇姑淖

也許你不會看見沙漠裏的海吧？那蘇姑淖——像一面碧色的鏡子似的平躺在沙漠的腹部，耀白的水，清澄的波濤，一眼望去不能看見它的盡頭。那遠遠的在微風裏跳躍着的漪漣，投在太虛的懷抱裏，描繪出了一條多麼輕佻而又柔和的線呵，而這淡淡的線痕，又像遠天的雲腳，隱隱約約的，是和淡青的雲天接連起來了，在那裏，你分不清哪是蘇姑淖的碧色的波濤，哪是北國沙原的蒼穹的一角：天界和海波打成不可分的一片了！

在蘇姑淖的邊沿，像一面碧色的鏡子鑲着白色的邊緣一般地，你可以看見綿延連續的素色的地毯。這是硝鹼。然而那潔淨的白色就好像山羊身上的毛，浩浩蕩蕩地，覆蓋

在千里黃沙的荒地上，溶着佛國的清幽，使你踐踏在上面只覺得一陣陣素潔的香味，你忘記了那炎陽遍射下的沙漠的灼熱，你也忘記了那杳無人煙的北國的情岑。

於是你走在白淨的羊毛氈上了。那柔軟的地毯，似乎溶了水，又似乎被歲月的侵蝕而折裂成片片。你俯首拾取那一塊塊的毛氈，於是軟軟地，有一方數尺見長的白色的毛氈被握在你的手裏了。你可以把它捲起，也可以把它岔裂開來。這種棉花一般的白色輕軟的東西，據那些當地的蒙古土著說，是從蘇姑淖的水草硝化而成的，他們都把這種白色的毛氈叫做「水皮」。在水皮上，數不清的雁鳥的爪痕淡淡地交織着，而那灘岸邊的泥土上，雁鳥的爪痕深深地刻印着，印成了一朵朵瘦削的瓣葉花。當你眼見了灘岸邊的無數雁鳥的足痕時，你也許會投入春之遐想的池沼吧。你於是憧憬着蒙古草原的秀麗的春色了。

然而正在這時候，天空中突然帶來了一聲雜亂的響——

「咕咕——」

「咕」

雁鳥用它們的翅膀，在蔚藍的天際和海邊，鈎劃出一幅多麼生動的圖畫了啊！

呵，蘇姑，從藍色到綠色，展開去，展開去，帶着無限清幽的香味。而那飛躍着的雁鳥，却像春之爆竹的碎葉，飄着，飄着，無拘束地，那麼自在，從遙遠的遙遠的海天的一角飄過來了……

這時候，你纔真的看見了蒙古草原的春之影！

二 包羅朽骨

蒙古草原的春之影。

一抹淡黃的朝陽從朦朧的地平線上移動，移動，漸漸地把白色的天空煊染成紅色的粉盒了。在包羅朽骨——一個大戈壁沙漠裏的值得記憶的地方，遍地都是赤沙，遠遠近近的沙丘，好像一個個頑皮的孩子，姑意地坐在草場上探起了頭，扛起了背。這一帶遠

近數百里的沙原，都是小石子的硬沙，人的脚印和駱駝的脚印，再也不能在這廣漠的沙原上遺留下來。但在吉黑木土的山邊，有一條叫做察罕郭羅的河流，那沿河沿山的一帶，却都是有草有木的細沙。在那裏，你再也不能看見那些印不出足跡來的硬石子了。

朝陽斜懸在頭上，把一夜來緊壓住心頭的徹骨的凜寒大胆地趕走，於是代替了來的，是炎炎的沙原的灼熱，以及那些水草樹枝們的愉悅的飄忽了。真的，循着駱駝的足印，在遙遙無際的沙漠裏，居然也創造了這樣漫長的道路呵！那道路的兩旁，你可以看見三兩兩的昂着頭，在晨風裏搖擺着的柳樹和榆樹。而憑着那潔淨的河流，叢生着蓬亂的草，有些依舊是紅黃，有些却已經是變成嫩綠了。

這就是蒙古沙原的春之影。

攜着這春之影，那慈愛的駱駝無休止地向前跋涉着。從包羅朽骨循着綠草的沙路走到義朗山的時候，泉水的聲音不斷地從山崖送過來，淙淙地流到地下去，匯成了一個很大的水潭。

這時候，太陽翻在天空，已經是午時三刻的時分了。坐在駱駝上，抬頭眺望那巒丘的起伏處，却只見赤紅的一片，這便是凸出在山坳深處的紅石巖。

「那紅石巖，」你的同伴也許告訴你，「是姑娘們看了要懷春的巖山啊！」
呵！真是——春之影！

於是你們的駱駝便面對着那座巖山走去了。漸漸地，在叢生着的馬蘭草之間，你們看見了一個個起伏着的蒙古包。當朝陽變成夕陽的時候，你們已在紅石巖下的蒙古包裏借宿了。但也就在那裏，你的同伴——和你，却又看到了不少的，在蒙古草原的春影裏活躍着的男女！

三 拜申圖

在蒙古草原的春影裏活躍着的男女。

一對，又一對。

他們踏着春之步伐，在繚繞的夢幻裏曾經描畫了多少動人的春天的故事啊！

是的，當你們從紅石巖遷居到拜申圖的時候，你們在蒙古草原的心臟裏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跳躍了。它是那樣活潑地跳躍着，使一個南方來的孩子，也不禁會在粉紅色的夢境裏忘記了旅途的一切悲辛了。

「呵哈，哈哈，」眼見了你這樣的迷戀，你的同伴便不禁大聲地笑起來。「你也聽得有些着迷了麼？」

可不是，從你同伴的嘴裏，你知道了多少蒙古男女的彩色的故事啊！他說，蒙古男女的戀愛是自由的。姑娘們一到了十六七，便可以隨意地和任何男子結識往來，還帶領他到自己的家裏來居住，父母決不加以干涉。但經過了一年半載以後，當姑娘另有對象的時候，便可以自由地請他出去，換了那新的來。所以一個女子常常調換了二三十次的人，而她自己却永遠是個姑娘——姑娘。

「那麼，她生出來的孩子呢？」你一定有些詫異地問。

「當然是私生子，」他會與高采烈地回答你。「可是，那些私生子可以公然地養在家裏，將來的產業，也就傳給了這些私生子！」

「那末，對於一個結了婚的男人呢？」你把問題移到了男人的身上。

「結了婚的男人麼？那也同樣的戀愛自由；他可以任意地領一個女子到自己的家裏來住宿，他的妻是毫不加以干涉的，這已經是成了習慣了。」

「這樣說來，蒙古人的婚禮是不會有了吧？」

「不，婚禮是有的，不過的確是很少。」

「那麼婚禮的形式是怎樣的呢？」

「也有經過媒人介紹的婚姻。介紹了以後，在父母的同意下，經過三五個月，便舉行結婚禮。那時候，那姑娘蒙着綵綢，騎着馬，由女家派了幾十個人陪送到男家。於是夫婦向火爐行了禮，然後用酒肉麵餅奶茶等等款待了來賓，當日就回去。第三天，新郎背了一枝弓，帶了三枝箭，到女家去燒香，夫婦繞行香爐三週，女家請他呷酒，睡一夜——這樣便算

是完成了結婚禮！

「多麼詩意的結婚禮呢——好像是傳奇一般的！」

「呵嘿，你也歡喜這樣的結婚禮麼？呵哈，哈哈，那末，你就娶一位蒙古的媳婦吧！

哈哈……」

說着這些話的人，會舉手按捺住自己的胸脯，駝曲了背，笑彎了腰。

然而真的，你是多麼神往於這些踐踏着春之步伐，像無羈的野馬一般的，馳騁在蒙古草原裏的活躍着的男女啊！

有誰還能說蒙古的綵綢不會逗人愛……

「真是——撒野的馬呵！」

四 三音諾顏汗部

撒野的馬。

像翱翔於天空裏的撒野的馬，它可以背着你，像風一般地疾馳在蒙古草原的野地上。即使從郭爾班賽恆旗到三音諾顏汗部的山明水秀之區吧，驛馬帶着你，一站又一站地奔馳，它可以在四晝夜裏把你拋擲到兩千里路以外的地方。於是你臀部流了血，刺痛沁入了你的心坎，在灌木和崎嶇的碎石間，你也許還被蹣跚的馬（多麼撒野的馬呵！）丟擲到地下，踐踏着。但這時候，騎在你旁邊馬上的那個送站的蒙古小姑娘，却放胆地笑了——

「嘻嘻……」

不是麼，那女孩子，纔祇十七年華，然而那強悍的體魄却永遠頑韌地撲在馬上，拉住馬鬃，在驛站的中程疾馳如飛。她這時時轉過身來，鞭策着你的馬，或攙扶着你，使你覺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醜態起來了。

馬疾馳在三音諾顏汗部的東南，和土謝圖汗部的西南一帶。那一帶，只見起伏着連綿不絕的杭愛山脈，山與山間躺着不少的平原，平原上鋪滿了密生的細草，馬牛羊羣散

處在其間，嚼着草葉。而松樹的森林，也盈丘滿谷地叢生，一眼望去，只是黑黢黢的一片。那較大的松樹竟有十幾丈高，七八抱圍，細小的松樹也都參差屈折，而且連綿引續到幾百里以外的天地。因此，你在馬上所見的蒙古，也可以知道，該不是滿目瘡痍的荒沙，而是人煙稀疏，充滿了碧波綠野的草原的沃壤了吧？

在蒙古，沒有感情的沙漠，那遍地黃沙的真正的沙漠——也可以說是蒙古特有的草原吧！

到蒙古去！

到蒙古的草原去吧！

你騎着撒野的馬，馳騁在炎炎的沙地，出沒於風雪交作的日子裏，於是多少奇妙的感情湧現在你的心頭！你可以在疲憊的時候，聽到那老態龍鐘的喇嘛，講述他怎樣騎了那匹駱駝，通過青海、西藏而到了印度，在歷盡萬千艱辛以後終於朝拜了釋伽牟尼回來。你聽着他顫抖的聲音，然而增添了無窮的勇氣，但如果在風雪交作的夜晚，當你覺得

生活的枯澀和塞北的寂寥時，你也許可以看見和你同住在一個蒙古包裏的那位中年喇嘛，竟帶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妙齡女郎來，同睡在一個枕頭上，而且直躺在你的旁邊，整夜的蜜語，使你增添了多少愉悅的生之情趣啊！

到蒙古去！

到蒙古的草原去吧！

在蒙古，沒有感情的沙漠，沒有常年的冬。

在蒙古，即使是艱辛，然而也是多麼的輕佻和甜蜜呢！

到蒙古去——到蒙古的草原去吧！

范泉先生最近著作一覽

浪花

創作
小說

綠的北國

散文

黑白記

長篇
童話

哈巴國

創作
童話

朝鮮風景

文藝
小品

戰爭與文學

文論

文學源流

文論

創作論

文論

△以上各書本館印行▽

魯迅傳

翻譯
傳記

△開明書店印行▽

西洋近代文藝思潮講話

歐洲近代文學史講話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綠的北國

范泉著

陳安發行
人 行 發
鎮 安

永祥印書館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〇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永祥印書館
者 刷 印
廠 一 第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八 三 二 路 南 西 陝 海 上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每集六冊 分期出版

第一集

迷霧 (小說) 司徒宗
春情曲 (小說) 歐陽翠
綠的北國 (散文) 范泉
庸園集 (散文) 孔另境
子夜 (戲劇) 吳天
婦娥 (戲劇) 顧仲彝

第二集

領花 (小說) 范泉
昨日 (小說) 司徒宗
銀字集 (雜文) 趙景深
世紀的孩子 (新詩) 朱維基
紅樓夢 (戲劇) 吳天
衣冠禽獸 (戲劇) 顧仲彝

本書實價

元

#82
441126

~~441126~~